

初級中學用

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上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初級
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

編輯大意

- 一、本書分上下二冊，各二十五課，恰敷初級中學教學本國史之用。
- 二、課文的撰集，着眼在整個民族的立國精神，故對於歷來朝代的界劃和帝王的傳統並不受牠的拘牽，而一依代表各時代的時代精神爲指歸。取材方面：在古代則注意學術思想的流變和制度風俗的由來；在近代則注意帝國主義的侵入和國民革命的發展。

- 三、本書包含的時代，上册自古史的開幕至明中葉，下册自海疆

編輯大意

一



3 2173 8067 8

MGT
4634.53
70

初通至北伐成功；一以見固有文化的逐漸發揚，一以見外來勢力的激盪與影響。於詳近略遠之旨也很相合。

四、課文長短相稱。每課都只千字左右，無論講習或討究，都不致有畸重畸輕的弊病。

五、凡課文中含義稍廣的字句，內容稍複的事實，都分別輯有注脚，附在各課之後。俾學者臨時得一參攷的機會，或竟藉此引起擴大研究的興趣。

六、年表和地圖爲讀史者必不可缺的要件。若僅具簡表與略圖來遷就課文，則不但挂一漏萬，無補大體，而且容易伴起安於苟簡的心意，反足阻礙自動搜求的進路。故教學時務宜另備專著應用，本書中概不插入。

初級中學
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上冊

目次

一	古史的光榮	一
二	封建制度與家族主義	五
三	春秋戰國時代的大變動	八
四	周代的思想與影響	一二
五	秦的統一與楚漢相爭	一八
六	地方制度的確立	二四
七	漢威的震耀	二九

- 八 儒家的獨尊與經書的結集……………三四
- 九 新莽的託古改制……………三七
- 一〇 漢室中興與表章氣節……………四一
- 一一 佛教與道教的由來……………四五
- 一二 清議與黨錮……………五〇
- 一三 三國的鼎峙……………五三
- 一四 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五八
- 一五 南北對立與異族同化……………六五
- 一六 天可汗的聲威與宗教的變化……………七二
- 一七 科舉制度與古文運動……………七八
- 一八 方鎮與亂五代……………八二
- 一九 宋的統一與政治革新……………九〇

一一〇	書院的興建與道學的流派·····	九七
一一一	遼金夏的興亡與中國的陷落·····	一〇五
一一二	蒙古的設施與民族革命·····	一一六
一一三	明初的政略·····	一二二
一一四	明代的思想與士風·····	一二八
一一五	東林與復社·····	一三三

初級中學
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上册

一 古史的光榮



中國立國甚早，文化最古。就書本的記載說，有盤古氏的開天闢地；（注一）有「三皇」「五帝」的創制；（注二）有堯、舜、禪讓的美德；（注三）有大禹治水的豐功。（注四）就年代的推算說，史記的紀年起於周厲王末年的「周召共和」；（注五）而君主的世界則託始於黃帝；（注六）漢書律曆志更推定唐堯的元年在秦并天下的前二二三二年；春秋元命苞竟說自開關至獲麟之歲凡經過十紀；（注七）共歷二二六七〇〇〇年了。

我們更就實物的徵驗來看，中國文化之古愈得一重證明。如最近三十年中，

河南安陽發現了無數的甲骨，經許多學者的考定，確是商代的遺物，甲骨文上的文字可以考見殷商一代的君主與制度。^(註八)又近十年來，甘肅、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遼寧各省有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註九)使我們可以把古代文化拉長到公曆紀元以前三四千年；陝、甘、寧夏（河套）各地有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註十)又使我們把史前的文化拉長了三四萬年。雖這種遺物的發現現在還不多，研究的結果也還不會到十分論定的時期，然而中國古代文化的光榮卻已經照耀於世界了。

三四千年前，中國民族已散處在各地。其中有幾種人在那時已有較高的文明，大禹的代舜開夏，^(註十一)便是當時傑出的民族。他的區域大概在東方，近人王國維說：「夏自太原以後，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其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註十二)這話是很可信的。後來商人漸漸強大，到底代替了有夏，在今河南一帶立國。^(註十三)

那時候，西方的周人已早在岐山之下發跡。(注十四)其後數百年間，他們逐漸東展，先征服了河南的殷商；又東征淮夷，南定江漢，開拓了不少的疆土，造成了古代的一個最長久的王朝；建立了一種燦爛的文明，留下了不少的痕跡與影響。於是中國民族的大一統精神乃從此確立了。

(注一) 盤古氏的開闢說見徐整三五曆記和任昉述異記，俱爲馬驢釋史所引。

(注二) 三皇五帝的傳說，很少一致。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而春秋運斗樞之三皇則又以女媧、代燧人、要之，這些古帝王便是古代文明的創造者。

(注三) 堯、舜禪讓，千古稱美，叫做「揖讓之世」。說見尚書、孟子和史記。

(注四) 大禹平治洪水，「疏九河，淪濟，潔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見尚書、孟子等。

(注五) 周厲王立，用榮夷公。國人不滿意他的好利，自然發生謗議。後來厲王派人監謗，一經告訴，那謗議的人便有殺身之禍。於是國人聚衆襲王，王遂奔虜。周公、召公二相攝政，叫做「共和」。凡

十四年，而厲王死，宣王立。史記上的紀年，便從共和元年開始。

(注六) 黃帝是史記託始的古帝王，史稱他戰勝炎帝之後，擒殺蚩尤，被尊爲天子。因而安撫四方，建設了一座東至海，西至空桐山（在今甘肅高臺縣），南至江，北至釜山（在今察哈爾涿鹿縣）的大帝國。他實在是一個太古文化的集大成者。

(注七) 十紀卽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敍命紀，循蜚紀，因提紀，禪通紀，疏紇紀。

(注八) 前清光緒戊戌己亥之間（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彰德府（安陽縣）西北五里之小屯發現了一些龜甲牛骨，上刻占卜的話，骨上多有火燒的裂紋。大概當時的人占卜時，用火燒骨，看其裂紋，以定吉凶。先後出土的約有四五萬片之多。考訂甲骨文字最有成績的學者爲羅振玉，王國維兩君。參看羅氏的殷虛書契諸書，及王氏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等文。

（上引王氏的兩文，後來重編爲古史新證。）

(注九) 新石器時代遺物的發現，可看地質彙報第五號第一冊袁復禮譯安特生中國遠古之文化和科學第十一卷第六期翁文灝近十年來中國史前時代之新發見。這些遺物中，有很精美的

三足着色陶器，極像後來周代的銅鬲；又有類似後世玉環銅戈那樣的石器。

(注十) 看翁文灝近十年來中國史前時代之新發見。

(注十一) 大禹佐舜平洪水，舜遂使禹宅百揆。後來舜便讓位於他，改國號爲夏。禹死後，諸侯仍擁立他的兒子啓，於是揖讓之局一變而爲家天下了。

(注十二) 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在觀堂集林卷十。

(注十三) 據古代傳說，商人遷徙多次，但總不出河南一省。他們的勢力大概多在中部與東方。

(注十四) 周是舜時后稷（棄）的子孫。后稷初居於邠（陝西武功縣），後傳至古公亶父，因

避狄遷岐（陝西岐山縣），遂改號稱周，日漸強大。及文王時，商勢日緝，周勢日旺，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遂作邑於豐（陝西鄠縣），與商對抗了。

二 封建制度與家族主義

開周第一件大事便是處置那些分據散處的部落。這處置的方法，便是確定

所謂「封建制度」。原來夏商以來的所謂諸侯，都是古代自然發生的部落；他們的存在，既非天子所建，天子自也不能無故去廢掉他們。於是周初列爵分土，(注二)只索明定一個辦法，表示政由己出，所有錫土分茅的榮典，都是天子親親獎功的恩賞。史記說：「武王克殷，廣封先王之後，」其實不過承認舊部落罷了。後來「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乃衆建親賢以屏藩周」，(注三)於是新建之國有好幾十，而同姓子弟卻居什七八了。實際上舊有的部落又都是新國的附庸，間接隸於天子。在那時原有相互監督，相互維繫的用意，所以參伍錯綜，似乎配置得遠近咸宜，小大有則。然而地面遼闊，搏合不易，雖有朝覲、巡狩、會同等等的制度來維持主屬的關係，而各國因地勢的困束和歷來的積習，大都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所謂大一統的共主，實際上不過一種高拱受尊的榮譽而已。

周初承着商代的神權政治，影響於人鬼之祀的日見加重，(注三)報本尊祖的觀念遂愈結愈深。開國的方略既側重在廣封宗親，於是家族主義更攙合於政治，

一切維持名分的階級，辨別親衰的禮制，自然會應運而生。所以當時的宗法，有「百世不遷」的「大宗」和「五世則遷」的「小宗」，親疏的等差，絲毫不容稍混。而當時的所謂中央政府與同姓諸國間便形成一個模範的大家族。

爲要維持這家族的關係，名分當然要看得十分尊嚴，而層層的階級便由此成立了。據左傳所記「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看來，階級的繁複，實可驚異！其餘如郊、嘗、祭祀等吉禮，喪服、殯、葬等凶禮，誓師、獻俘等軍禮，朝覲、燕見等賓禮，冠、昏、飲、射等嘉禮，——統叫做五禮，——都是當時用來辨別等威，使上下尊卑較然不混的。

(注一) 周初的封建，列爵五等，分土三級。五等之制是公、侯、伯、子、男。三級之分是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的爲附庸。

(注二) 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注三) 依近來出現的甲骨文，得見商人迷信神權之詳。他們的祭祀的典禮很繁多，一切征

伐，畋獵，打魚，都用得着龜卜。這真是中國的原始宗教。後來周人代商，神權的勢力更有作用，那時所遺留的銅器和玉器，差不多全是宗教的祭器和葬器。更試看詩經裏周人的紀事詩，如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蕩諸篇，都說周人是上帝特別優待的，他們受的是天命，行的是天意。及至春秋時代，還有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仍可看出古代宗教的遺風來。

三 春秋戰國時代的大變動

封建時代，所謂天子與諸侯俱南面而治，自然各自爲政；各國的自身，強弱並不一律，則互相接觸着，一定免不了利害的衝突。於是兼併吞噬的情形，便演成事實上當然的趨勢了。到了春秋之世，指數得到的名邦只有四五十國；較有聲勢的只有晉、楚、齊、秦、魯、燕、蔡、曹、衛、鄭、吳、宋、陳、越十四國；尤烜赫的卻只有齊、晉、宋、秦、楚、吳、越了。

由此看來，當時的兼併之迹已豁然顯露。所以那時的諸侯，只要能做幾件稍

存公道的大事，便能吸住一部分的人心，把持多少年的政局。齊桓公、晉文公的稱霸中原，楚莊王的北向問鼎，秦穆公的獨霸西戎，便是諸侯力征的好例。終春秋之世，凡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七二二——四九一）間，我們只看見霸者（強有力的諸侯）的活動，很少見王室的振作。王室不振固然由於當時的積弱，但一種部落式的自然發展，實是那時時事的一個大傾向。

春秋初葉，中原的諸侯尚多王室的宗親和勛戚，所以霸者的興起，還能顧些面子，多用「尊王攘夷」的招牌來號召，對王室總還有點相當的敬禮。然而當時的所謂天子，竟沒有絲毫過問諸侯國內內政的實力。不但王室不能干涉諸侯，并且諸侯們事後的通知也只得追認。又兼國有世卿，權操豪族，即諸侯自身也弄到沒法維持他的地位。

自從三家分晉，田氏篡齊（注二）以後，王室愈不足重，而兼併之勢益發厲害。從前指數得出的十幾國，竟併成七雄並峙——秦、楚、齊、趙、韓、魏、燕——交相混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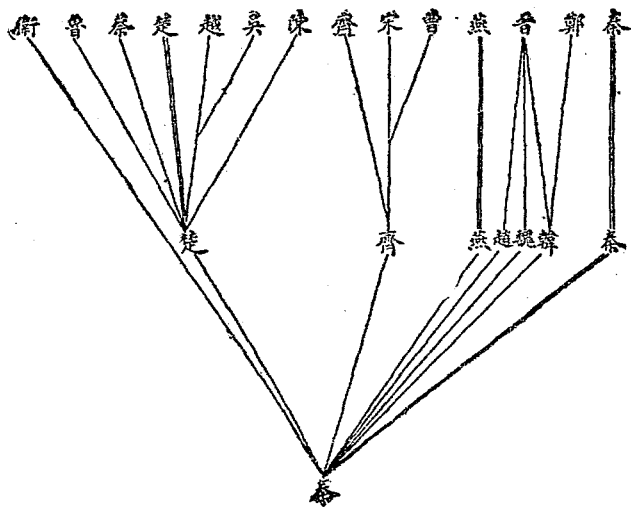
局面。其間延命最長的，只有一個衛國。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六國又盡亡於秦（注三）了。

政治變動的現狀是這樣，社會上蒙到的影響也自然不小。當世族專政的時候，我們只見層疊的階級和麻煩的禮文，竟沒有別的事情可舉。但世族平民間的爭端，卻不能說牠絕對沒有，不過記載相沿，每每忽略小百姓的舉動，因此很難看見罷了。

其後戰國之局已成，各國都擅地自雄，競爭更烈。國君的目的在開疆拓土，政客的機會便奏效一時，所以國無定交，士無操守，只要一技之長，便可傾動一時。因此，那時一般的民俗，大都活潑狂躁，很少沈毅貞厚的態度，朝秦暮楚，真是司空見慣了。惟好客任俠之風（注三）卻是那時的特色。原來那時當國的人深知網羅人材的緊要，所以競尚養士；而一般素屈不伸的草野匹夫，一旦忽然假以詞色，自然感激涕零，輕生圖報，遊俠的風烈便因此大盛了。這是當時社會的一般現象。

此外，各國又各因地理的環境而自爲風氣。如秦居關中，地勢四塞，所以那裏的住民質樸强悍，樂事戰鬪。燕、趙地處高亢，便多慷慨俠烈的勇士。齊地近海，那邊的住民多因逐利相欺飾，所以人極僂慧。楚國崛起江南，非力闢草萊不能發展，所以人極輕果，勇於進取。餘如魏地瘠苦，俗便儉嗇；韓土狹隘，人多矜刻；尤足取證環境的支配了。更有一事足徵地理關係的，便是燕、齊的方士。因爲那邊都靠近海邊，往往聽了海船的傳

三 春秋戰國時代的大變動



說便多所誤會，以為海中有三神山，諸仙人和不死之藥都在那里了。於是爭相誇說，方士便成了燕、齊的特產。這便是當時社會的分化現象。

(注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四〇三) 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魏、趙、韓侯，晉國便從此消滅；安王十六年 (前三八六) 王命齊大夫田和為齊侯，姜氏的齊國便換了田氏做主人了。

(注二) 春秋戰國時代的兼併，略如前面簡表所示：(單線表示被併滅，雙線表示傳統，上層是春秋十四國，中層是戰國七雄)

(注三)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的養士，食客常數千人，這便是當時的好客之風。魯仲連的存趙不要賞，侯嬴、田光的自刎明心，乃至豫讓、聶政、要離、專諸、荊軻等人的一諾許身，這便是當時的任俠之風。

四 周代的思想與影響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代，無論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

都有變古的傾向和顯然的改革。劇變的原因，便在這幾百年中的長期戰爭。那時受到這樣刺戟的人，他們心理上的驚詫和疑悶爲何如！當然有許多不滿現狀的優秀分子出來規畫種種方策，打算自救了。這是思想激進的主因。那時私人講學之風大盛，大師之門，往往學者羣集，互相研摩。又兼各國並立，大家要延攬人材，用爲己助；交通也日漸便利，客卿顯庸於異邦的自然日見其多。於是才智輩出，各以所見，著書立說，以應當世的需求，所謂「百家爭鳴，皆欲以其道易天下」者，很可見那時思想的發展了。

百家並起，異說紛騰，其實都是時代背景的產物，也就是當時思想的結晶。但派別繁衍，後來記敘的人便就他們學說的內容，約略區分：有區做「六家」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有區做「九流」的（西漢末劉歆）也有混括起來稱做「百家語」的。其實壁壘最森嚴，勢力最雄偉的，只有「儒」「道」「墨」三家。他們學說的傳布，雖末流不無交混的地方，而根本精神確乎不同。其餘諸家，只可

就他們偏近的各點附庸於三家了。

今且略述三家的人物和主張，並及他們影響於後世的是怎樣：

(一) 儒家 儒家的宗主是孔子，(註二)當時他門下的弟子極盛，在學術社會上已具很大的勢力。至戰國末葉，有孟軻、荀況，(註三)兩大師出來，儒家的精神便大體確定。他們的主張，以為社會的組成是由人類的同情心所結合的，而同情心的出發，當由各人本身最切近的環境，順着親疏的等差漸推及遠。所以他們的目的要「止於至善」，而求達至善的途徑在正名。名分既正，則上下不爭，天下於是乎平。所謂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真是他們唯一主要的目的。影響到後來，便支配了全國的人心，蔚成了數千年來中國民族的立國精神。

• (二) 道家 道家(註三)的領袖是老莊，(註四)後來的楊朱，(註五)便是這派的重要人物。他們的主張，純任自然；以為自然力量是萬能而至善的，一涉人工，便致傷樸而失真。所以他們相信絕對的自然，而最恨矯揉造作。因此，他們看得天行最

重，簡直沒有法子抵抗，只得「乘化以待盡」——莊子最多這一類話。這種學說的影響，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至今還是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劣心理。

(三) 墨家 墨家由墨翟(注六)開宗。他的後學，惠施專說名學，爲堅白異同之辨；宋鈃專論弭兵，盡力於「非攻」的宣傳。(注七)都是這派的重要人物。這派的精神，確與前兩派不同。他們的主張，也由同情心立腳，但絕對不認親疏遠近的分際。所以最要的精神在「兼愛」和「非攻」——這便是儒、墨的分別。他們所以要這樣的愛無差等，爲的是要上同於天志。——這樣承認一個有意志的天，便分明與那主張自然無爲的道家大有分別了。墨家既尊天，又信鬼，這種見解，簡直是替古代民間的宗教作辯護了。然而那種「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的犧牲精神，總算是爲中國的宗教史放一異彩。(注八)

三派之外，又有一派成立最後而最有影響於當時政治的，便是所謂「法家」。

其實法家的形成，便從儒道墨三家的末流嬗變匯合而出。因為主張法治天下的人，前有管仲、子產、商鞅，後有吳起、申不害、韓非、李斯，都是政治社會的顯者，所以後來的記述，便與三家分庭抗禮了。但他們的根本精神，如無爲主義，正名主義，平等主義等，卻明明都受三家的影響。（五）他們的好處，在客觀的責效，使大家有共趨的大路；他們的壞處，卻太看重狹義的功利，結果不免刻薄寡恩。

分派宣傳的風氣大開，最蒙到影響的，便是那輩坐擁地盤，不能事事的世族。他們平素既習於驕奢，臨事又不能幹濟，而當時的局勢卻需才甚急；於是各國的君主不得不厚幣招賢，以資助力，他們的勢力遂無形搖動了。後來蘇秦、張儀之徒，都以言談致卿相，那些慣於捭闔縱橫的政客，便乘時建白，一個個都從草茅崛起。有的建議固本弱枝，俾君主可以令出惟行；有的運動開發地力，使公家可以財力充裕；大家都揀當時國君所好的迎機進說。結果，君權是集中了，而那輩世族便喪失政柄，根本推翻了。

(注一) 孔子是當時的大學問家，史稱他博學多聞，考定「六經」。如我們要考查孔子自己的學說，最好從他的弟子和後學所記的書本裏去尋求。許多書中，最純粹而且最可靠的，自當首推論語，所以論語上的孔子，要比較其他書中所說的可信得多。

(注二) 孟軻有孟子七篇，荀況有荀子三十二篇行於世，他們的學說，便可由這兩書推尋。

(注三) 道家是後起的名目，在當時是沒有此稱的。漢初尚只言黃老，直到漢中葉以後乃有「道家」之稱。

(注四) 據史記說，老子是楚人李聃，莊子是蒙（河南商邱縣）人莊周。但今傳老子五千言，莊子三十三篇，尚不能斷定必是他倆所作。惟精神卻獨立不倚，且不問書的真僞如何，要皆傳述當時一種特殊的思想則無可游移。

(注五) 楊朱的專書，現在未見傳本。僞列子中有專篇詳述他的學說，大概也是僞託的；我們只知道他曾提倡「爲我」的學說而已。

(注六) 墨翟的學說詳見墨子五十三篇中，雖間有後人附益的作品，然而他的面目卻大致可

四 周代的思想與影響

見了。

(注七) 惠施、宋鈃的力量，實在很能發揚墨家的光輝，可惜他們的著述已失傳，只能在莊子、孟子、荀子諸書中略見他們的緒論了。

(注八) 諸家的學說，在後世多少總有點宣傳的餘波，墨家獨泯滅無聞。大概後來在統一的帝國之下，非攻已不成問題，而兼愛則漸漸成了儒家的學說，如董仲舒便是明白主張兼愛與天志的人。儒與墨混，故墨家不能獨立。至於尊天明鬼，本是中國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西漢的儒教與漢以後的道教都是這種宗教的代表。故墨教雖絕，其實至今存在。

(注九) 所謂法家的書，如管子、商君書（二書多是後人假託的）韓非子等，於道家的無爲主義，儒家的正名主義，墨家的平等主義，都有脈絡分明的跡象可尋。不過他們雜探這種精神，用別的手段（法）來求牠實現罷了。

五 秦的統一與楚漢相爭

秦國本是西方的諸侯，乘犬戎之亂，周室之衰，遂漸東侵，收取西周所棄之地，成爲大國。在公元前三六〇到三四〇年的當兒，秦孝公信用商鞅，興利修兵，國勢便一天盛似一天。又兼地處上游，關塞四固，可以不遭外寇。所以穩穩地在西陲坐大，而人家莫奈何他。當春秋時，晉、楚交爭最關大局，完全一南北互鬪之勢；一入戰國，秦便是西方的強有力者，無論合縱連橫，總是牠與六國的交涉，一變爲東西相持的局面，而秦的聲勢已造成唯一主動者的地位了。到了戰國的後期，燕、齊、趙三國既內亂自賊，秦便乘此機會，專力攻楚。又用客卿范雎的計畫，遠交近攻，務與韓、魏爲敵。後來秦王政嗣立，聽從楚人李斯的獻計，更暗派辨士說客，齎着金玉幣帛去游說諸侯。一面設法離間他們的君臣，一面便調兵隨後攻伐，於是六國自救不遑，益發日見削弱。至於以東都爲中心的周，則早在秦王政即位之前十年上就滅亡了。

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使內史勝滅韓，就地置潁川郡。十九年，滅趙。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二十二年，使王賁滅魏。越二年，王翦滅楚，置楚郡（後稱南郡）會稽郡。明年，虜燕王，代王，置代郡，遼東郡。又明年，滅齊。至此，六國盡亡，——衛雖苟延至二世元年，然貶號自卑，早就不復成國了，——而秦乃統一。於是坐鎮咸陽（陝西咸陽縣）威令及於四境，鞏固的中央政府便由此成立。

秦王政既以武力滅六國，因各國之舊，隨設郡縣，便明廢封建，把所有的領域劃爲三十六郡。（注二）郡下分置屬縣，使上下相維；典守郡縣的官吏又都是時常調動的流官；於是官不私土，而大權便歸集於君主一人的手中。所以他嫌「王號」不足示尊，乃特標稱號爲「皇帝」；竟下制說「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了。

當戰國之世，適承封建之末流，各因分化的關係，真是一田疇異畛，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既得混一，一切法度自然也要使牠同一，才得刷新耳目，百姓有所遵守。」（注三）所以那時的權度律令，便於無形中

跟着武力的統一而漸趨一致。丞相李斯的奏同文字，並勒定八體來分頭應用。^{〔註三〕}便是一例。中國歷史上實際的大一統，直到此時才得正式實現，確是政治上一大改革。

中央政府是鞏固了，秦始皇也就憑藉權威，恣行威福了。當時的百姓既因嚴刑苛稅，苦役^{〔註四〕}的壓迫，已是手足無措，很致怨望；那六國的大族遺民如韓、張、良、楚、項氏^{〔註五〕}等，也都志在亡秦，伺便即動。所以始皇盛時，已免不了博浪沙（河南陽武縣南）的椎擊，^{〔註六〕}更何能預弭覬覦取代的野心，^{〔註七〕}使後世長治久安呢！後來始皇東巡，死在沙邱（河北平鄉縣）道上，趙高挾二世皇帝（始皇少子胡亥）擅權，益見橫行，於是成卒陳勝、吳廣便首揭反旗，號召亡命；項梁、劉邦先後興兵，據城略地，各地郡縣，也多殺官叛變，共起響應了。（時當公元前二〇九）越三年，沛公、劉邦先入關，秦皇子嬰出降，^{〔註八〕}諸侯上將軍項籍後至，遂殺子嬰，燒咸陽，秦朝便就此告終了。

秦亡之後，新興的西楚與漢（注九）又連年戰爭。（公元前二〇二年）西楚的霸王（項籍）終於敗死，漢王劉邦見大敵已平，竟也學着秦朝，自稱皇帝，便是漢高帝。他由平民發跡，起初還把除秦苛暴來做開國的新政，（注十）然而不久便定朝儀，（注十一）仍從同一的模型裏脫出帝王面目來。

從此，可貴的中央政府權能，卻被歷朝帝王依附了，借做作怪的利器。

（注一）三十六郡，說者不一，本是初一海內時陸續併來或設置的。其後平定百越，又增置四郡，合四十郡。王國維有秦郡考，他說秦郡以六為數，續置的併計起來，實有四十八郡呢。

（注二）刷新耳目，乃是行政統一的必要之圖，後世以改正朔、易服色為大一統的規模，其根據便在這裏。

（注三）秦并天下，李斯奏同文字，把不與秦文合的異體悉罷不用。另定八體，分別應用，如「大篆」「小篆」的用於簡冊，「刻符」的用於符傳，「摹印」的用於印璽，「蟲書」的用於旂信，「署書」的用於封檢題字，「殳書」的用於銘刻兵器，「隸書」的施之徒隸便是。但這八種書體，

都是因當時流行而採定的，並不是政府的創制。

(注四) 始皇專任刑罰，當時已有「赭衣塞路，圜圍成市」的景象。二世督責更嚴，腹誹或偶語詩、書的都要棄市了。又賦歛煩苛，有「頭會箕歛」之諺，務吸民脂。而土木興作，戍邊守塞，在在役人以萬計，更是勞苦得沒處申訴，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了。

(注五) 張良的先世曾五代做韓國相，韓亡了，他便傾財結客，密圖報仇。項氏世為楚將，項燕死後，他的子孫項梁、項籍都有仇秦的志，南公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教訓，當然於他們深有影響。

(注六) 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二一八）東出巡遊，張良募力士伏博浪沙中，待始皇駕過，揮鐵椎打他。不幸誤中副車，張良便亡命避匿。

(注七) 項籍在會稽看始皇巡遊的盛儀，便有「彼可取而代之」的狂言；劉邦解囚咸陽，縱觀宮闕的壯嚴，便發「大丈夫不當如是耶」的歎息；可見他們覬覦取代的野心，在始皇盛時已早流露了。

(注八) 趙高見境內已亂，恐怕因此得罪，便加害二世，改立子嬰。子嬰即位之後，立誅趙高，復稱秦王，希圖挽救危亡。但大勢已去，僅僅四十六日，沛公的兵已打入曉關（陝西藍田縣東）進至霸上（長安縣東）了。不得已，只好素車白馬，面縛出降。

(注九) 羣雄共起亡秦的時候，項氏便立楚後為懷王，以繫人望。那時出兵攻秦，有預約在先，只要那個先入關中，便把那里給他，做王封的采地。沛公先入，諸侯上將軍項籍忌他，故意改封漢中，而自立為西楚霸王，東都彭城（江蘇銅山縣）。從此，楚、漢間的嫌隙日深，戰禍便不能自己了。

(注十) 沛公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而已；把秦朝的苛政悉數除去。

(注十一) 漢高帝見諸將爭功，竟拔劍擊柱，乃令叔孫通定朝儀。通便雜採秦制，務取尊君抑臣的精神，撰定上奏。一日，試行新儀，羣臣依序參列，沒有一個敢凌亂喧嘩的。高帝歎道：「今而後方知皇帝之貴也！」這話的背面，很可看出那時的志得意滿，早就忘了從前的平民生活了。

六 地方制度的確立

秦滅六國，徙豪族於咸陽，本有防止遺民興復的深意。但他們刺戟受得太深，往往不能忘情於復仇。所以項氏起兵，便順着六國的餘勢，爲他們立後，一面用來維繫各地的人心，一面攻擊秦朝把持的罪惡，便藉口於破壞封建，私利天下。當時四起響應的，都揭此旨，自然不能不告示推誠，與共爵賞，而封建於是復現了。以此秦亡之後，在項籍操縱之下的有一帝國，一霸國，十八王國，（垂）那時的郡縣便分配給他們的管轄。

後來劉邦得帝，很得力於當時強有力者的背楚歸漢，爲要有求於人，更不能不因功分封。所以高帝初年，便封韓信爲楚王，黥布爲淮南王，彭越爲梁王，張耳爲趙王，韓公孫信爲韓王，盧縮爲燕王，吳芮爲長沙王。但他的心裏卻有很難委決的心事，以爲秦亡太速，或者由於孤立，封建似乎有恢復的必要；不過異姓太强，終恐將來受禍。結果，他便放出辣手，前後八年之間（公元前二〇一——一九四）殺韓信、彭越、逼反黥布，驅除公孫信，廢辱張耳之子敖。盧縮也亡入匈奴；把從前曾共

患難的異姓功臣幾乎滅盡，只有吳芮做了當時僅存的碩果。

當高帝陸續廢黜異姓的時候，便把他自己的子弟分封出來，接管土地。封地以外的地方，仍設郡縣，直接中央，以爲這樣就得彼此相維，可以措一家的天下於磐石之安了。所以他竟宰殺白馬，告天立誓，把「非劉而王，天下共擊之」的心事明白地宣布出來。可是權利所在，便禁不住人家的覬覦，即使異姓不敢圖謀，自己一家人也儘許發生骨肉相殘的惡劇的。只看他身後的變幻，便可見他爲一家的計算是失敗(注二)了。

後來（他的孫兒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既平，中央對於列國多所裁抑，不但王國的官屬大減，王國的土地分弱，便是諸小國的列侯，也多留置長安，不使就國。那些身膺封爵的人，只要小有挫折，便立見廢辱；幸存的諸國，也只是虛設屏藩，有名無實。所以郡國並行，一國便等於一郡，而國相也由中央簡任，事權竟與郡守相當，於是國君的意義無形中虛懸起來了。這便是封建制度二次試驗的反動，更

爲郡縣制度加一保障。

後來武帝開廣三邊，轄地益大。郡國之數益增，乃更總爲十三部以資統攝。於是畿輔所在設置司隸校尉^{（注三）}部，其餘便分設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涼、并、幽、交、十二州刺史^{（注四）}部。事實上郡國的守相都要受刺史的條察，則刺史之權便大增，無形中竟成了一州的首長。成帝時，把刺史更名州牧，職位僅次於中朝的九卿^{（注五）}，聲望愈益隆重，只索明定統郡，變成州郡之制了。

其後或復稱刺史，或仍叫州牧，竟沒有定名可循。自漢末大亂，州郡並得便宜行事，牧守之任愈重，豪猾官吏便各憑藉權位，據地自雄了。三國時，魏刺史任重的，加「使持節都督」的名目；任輕的，也加「持節」，遂開後世節鎮之端。然而從此以後，中國的地方制度乃確立一個因革沿變的基礎了。

（注一）秦亡之後，項籍大行封賞，表示自己的威力。當時尊楚懷王、孫心爲義帝，徙於郴（湖南

郴、縣）爲名義上的帝國。自立爲西楚霸王，爲事實上的領袖。餘外十八王國，即漢（劉邦）、雍、塞、翟

(章邯、司馬欣、董翳合稱三秦)、常山(張耳)、代(趙主歇)、齊、濟北、膠東(田都、田安、田市合稱三齊)、燕(臧荼)、遼東(燕王韓廣)、魏(魏王豹)、殷(司馬卬)、韓(韓王成)、河南(申陽)、九江(黥布)、衡山(吳芮)、臨江(共敖)。

(注二) 漢高帝死後，呂后當國，便不願「非劉不王」的盟約，逼封諸呂爲王。文帝時，淮安王長以謀反廢徙死，吳王濞也反謀日亟。景帝時，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並起連兵，反抗中央。高帝以同姓代異姓的結果，竟釀成骨肉相殘的慘劇，豈是他始料所及！

(注三) 司隸校尉係武職，權力頗大，因長安多貴游豪族，非有力官吏不能鎮撫，故武帝特設此職爲畿輔的長官。後世有以司隸舊境稱做「司州」的，那便是沿習的謬誤。

(注四) 當時郡太守的俸米爲二千石，刺史俸米僅六百石，刺史的官秩較太守爲卑。武帝因官小則願忌少，用力勤，所以特地放他們出去監察郡國。

(注五) 漢時的京官，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位次三公，很處尊顯的地位。

七 漢威的震耀

漢武帝生當內亂削平之後，又承文、景兩世的生聚蓄積，恰是漢家極盛的黃金時代。他又是個心強氣盛的人，對於四方異族，總希望都來獻貢，推尊中朝。以此志在開邊，大張撻伐，使兵將使節絡繹奔赴，道路四關，漢威乃大震於域外。

今略述那時開邊的情形，並以見域外的交通是怎樣發展的：

(一) 匈奴 匈奴是北方的強族，秦、漢之際已與中國發生過重大的交涉。（注二）了。武帝初年，便因他寇邊，差車騎將軍衛青去打他。匈奴敗了，因取得河套地方，置朔方郡。不久，驃騎將軍霍去病又自隴西出兵，收取匈奴屬部休屠王的金人，他鄰部的渾邪王便南來投降。武帝把降衆分徙在西北諸郡的塞外，於是金城（甘肅皋蘭以西地）、河西（寧夏阿拉善旂）以西，並南山（祁連山）至鹽澤（羅布泊）一帶，匈奴竟爲之一空。後來衛、霍又大舉出伐，封狼居胥山（外蒙古

杭愛山麓)而還,匈奴便從此遠遁,取別一個方向去發展,而大漠以南就沒有他們的王庭了。

(二)西域 武帝初攻匈奴,很不得手,適匈奴的降人把西域月氏怨恨匈奴的情形(注三)傳說出來,他便下令招募能使月氏的人,想通好了牽制匈奴。張騫應募往,被留在匈奴十餘年。後脫逃西去,到大宛(中亞細亞東部),大宛便派了通事,引到康居(中亞北部),轉送大月氏(時已徙在中亞東南部)。那時的大月氏地肥少寇,國勢新盛,從前報復的心,便很淡漠,張騫在那裏住了一年多,竟不得要領。然而西域諸國的地理強弱情形,他卻悉數記載,弄得路路清疏了。還漢後,他勸武帝「以厚幣招致烏孫(新疆伊寧一帶),使居渾邪王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且既連烏孫則自其西大夏(中亞阿母河沿岸)之屬皆可招徠而爲外臣。」武帝很信他,便再派他多齎金帛往烏孫,運動內附,因未得解決,又派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身毒(印度)、于闐(新疆和闐縣)和近邊諸

國，居然邀集了他們的回使，同還漢廷，於是西域始通。武帝特爲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護漢使的往來。

(二)朝鮮 朝鮮相傳爲箕子之後，戰國時屬燕，秦時爲遼東的外徼。秦末中原大亂，燕、齊逃亡避難的人多搬住那邊。漢初仍屬燕國。後燕王盧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便聚黨亡命涇水（大同江），乘勢役屬諸夷和燕、齊的移民，襲破箕準，建都王險（平壤）。傳至他的孫兒右渠時，他們東北的葷狔自行投到遼東，請內屬於漢。武帝便就其地置蒼海郡。右渠卻不然，他一方阻遏辰國，（注四）不令通漢；一方引誘漢民逃亡歸他，并殺漢廷使臣，顯與武帝爲難。武帝大怒，使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分道出師，兵臨城下。朝鮮人殺右渠出降，遂置樂浪、臨屯、真番、玄菟四郡。

(四)南越與閩越 南越卽南粵，漢初趙佗據此，便與中國立異。（注五）武帝時，趙佗已死，他的玄孫趙興爲南粵王，很願奉母內屬。但他的國相呂嘉不服，便把他們母子殺害，並殺居留境內的漢官，發兵拒守。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別將楊僕

等合兵進討，呂嘉逃入海島，卒被追殺。當時便分其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閩越卽東粵，本越王句踐之後，姓騶氏。秦并天下，夷其地爲閩中郡。漢初，他們的君長無諸與搖俱佐漢討秦擊楚，因立無諸爲閩越王，都冶（福建閩侯縣）；既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浙江永嘉縣）。後數世，閩越發兵攻東甌，東甌請舉國徙中國。武帝時，閩越後人餘善反漢，乃命楊僕和橫海將軍韓說等浮海進討，竟斬餘善。當時因那邊險阻多，反覆易，把所有的住民悉數徙置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五）西南夷 自古不通中國。戰國末，楚莊躋關地通滇，遂立滇國；餘地仍由土酋分據，各自稱雄。武帝時，番禺（江西鄱陽縣）令唐蒙使南粵，訪知通蜀之道在夜郎，（注六）還朝後力請通夜郎以制粵。武帝乃使蒙關前，往得見夜郎的首領多同。一面用厚賜來賂他，一面用威德來鎮他，竟得如約置犍爲郡。又使司馬相如因巴蜀吏以幣物賂西夷，於是邛都、笮、冉駹 （注七）之君皆內屬了。及定南粵，遂平南

夷爲牂牁郡，邛都爲越嶲郡，笮爲沈黎郡，冉駝爲汶山郡，又收西羌白馬（甘肅，四川）爲武都郡。

武帝的拓土開疆，固然勞民傷財，而中國境土的統一和開化，實較秦并六國還要有力。不但漢族的聲威遠震於異域，即現在國土的完成和粵江流域的漸次開化，也都是受的那時的影響。

（注一）匈奴本是北族中特出的一部，乘林胡、樓煩的相繼殘破，而秦又併方中原的當兒，便併吞鄰部，統一起來。到戰國末葉，其勢已不可侮，史記說：「冠帶七國，而三國邊於匈奴。」則強大可想。所以秦、趙、燕各築邊牆以禦之。始皇并天下，命蒙恬率兵三十萬北收河南（河套）因各國舊牆，增修聯絡爲「長城」，也就爲的防他南侵。及秦末大亂，他又乘機活動，河南之地復陷，像漢高那樣的威加海內，也竟奈何他不得，白登山（山西大同縣東）的一役，受困七日，幾乎不能生還呢。

（注二）匈奴受挫於武帝，既不能南下得志，便西向侵略。這樣一轉變，直接影響當時中亞、印度諸國的興衰，間接且及於歐洲、西羅馬的滅亡。詳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注三) 月氏本爲敦煌、祁連之間的強國，被匈奴襲殺首領，備極慘酷，餘衆便遠遁避難。所以怨恨極深，有必欲報仇的決心。

(注四) 辰國卽辰韓，與弁韓、馬韓合稱三韓，俱在朝鮮半島的南部。

(注五) 趙佗自立爲南粵王後，漢高帝雖與他割符通使，令稱臣奉約，而實際上已不相下了。呂后時，佗以漢官請禁關市鐵器，遂起兵反，自稱南越武帝，進攻長沙。漢兵不能勝，他便乘機用兵威財物分別擊閩越和近旁諸郡，使他們聽己約束。那時東西萬餘里，都聽他指揮，一切儀制，竟與中國相等。後文帝卽位，更命陸賈往諭，曉以利害，他才謝罪奉約，去帝號稱臣如故。

(注六) 夜郎在西南夷中爲最大，地當四川宜賓、樂山兩縣東南，直至貴州西邊。

(注七) 邛都、笮、冉駹俱在四川境，略當西昌、漢源、茂縣一帶地。

八 儒家的獨尊與經書的結集

漢初的治術，雖有崇尙黃、老的傾向，然而主張正名定分的儒生也未嘗沒有

相當的地位。^(五)到了武帝之後，儒家更得奮起獨出，幾乎把中國全部的學術思想統一在一尊之下。原來武帝即位之初，便即下詔給郡國，叫他們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送京聽用，預備親自臨軒策問。策問的結果，儒生董仲舒對的最合，武帝便拔他第一，用爲江都相。於是一面依他的請求，把「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一面迎魯申公來議明堂之制，爲立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這樣，「六藝」是表章了，「百家」都因此罷黜了。試想，儒家既得政府的保障來排除異己，進行的聲勢當然不言而喻。後來武帝又詔「吏通一藝以上者皆補右職」，則學術與官祿相牽連，更可見當時重儒的一斑了。

儒家到了全盛時代，六藝既看做唯一的高文典冊，孔子當然看做「萬世師表」，無形中與六藝黏合在一塊了。這樣一來，經書便由漂散而漸致凝定，把上古一部分比較可信的史料，借着聖人遺教的力量，一直流傳保存到現在，實是一種最大的影響！

起初的結集，只有「五經」。（注二）當時傳習的源流，派別極多。易有施雠、孟喜、梁邱賀三家。——別有京房一派託之孟氏，其實專講災異；又有費直、高相等，也頗能自立一幟。書分今文、古文兩派，今文先出，有歐陽氏學和大小夏侯氏學；古文出較後，直待東漢時賈逵、馬融、鄭玄的表章，才得顯然在學術界出頭。詩有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四家，毛詩在後來竟蓋過三家，獨霸一時。禮有高堂生所傳的士禮和后蒼所說的數萬言（即儀禮）；周禮晚出，有杜子春、鄭衆等傳習解詁；禮記則有大戴記和小戴記。春秋傳則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注三）

從此以後，不但說解經書的派別愈弄愈多，而且經書的數目也代有增加。先只易、書、詩、禮、春秋稱經；繼而「三禮」（儀禮、周禮、禮記）對等，便稱「七經」；復次「三傳」（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並舉，便稱「九經」；最後且加入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竟彙合而成「十三經」了。（注四）

（注一）黃老之道本是「君人南面之術」，漢書藝文志就這樣說。原來以「無爲」爲「爲」，「真

是道家的最高手段。老子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試想，百姓都各自以為此我之自然，而不知有其上，是何等的「相忘於無形」，「相安於無事」啊！漢文帝的崇尚黃老，其意在此。所以那輩主張取法後王，禮貴因時的儒生在當時並沒與此意發生過根本上的衝突，何況更有正名主義助成上下相安呢！

(注二) 五經指易、書、詩、禮、春秋。本來禮後有樂，故稱六經以配六藝。因為樂經沒有傳下，實際上遂只有五經。

(注三) 參看兩漢書的儒林傳。

(注四) 自漢以易、書、詩、禮、春秋立於學官，五經的名稱始定。至唐，以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分開誦習，便析做九經，俱立於學官。後來開成年間（唐文宗時）在國子學刻石經，又加入孝經、論語、爾雅，是為十二經。宋時又列孟子於經部，於是十三經之名乃確定。今合刻十三經注疏，有明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和阮元附校勘記本。

九 新莽的託古改制

九 新莽的託古改制

漢武帝享國日久，文治武功都有很充實的成績。然而他寵信衛、霍二氏，宣敕又多假手於中涓（內侍），便令政治的中心無形中墜落在那班半貴族（外戚）和準貴族（宦官）的掌握，開釐緣竊柄，禍國殃民的惡例，所以武帝之後，政治社會幾無別事可記，只見外戚與宦官的更興迭代了。他們有時勾結，有時排擠，結果便釀成王莽的篡奪。

王莽利用外戚的積勢，在哀帝、平帝的時候，他早成了政治的重心了。所以他一步步地走向篡漢的道路，便得很順利的通過，最後竟由「假皇帝」渡到真皇帝，（注）改國號爲新。他的成功，很得力於當時的託古改制，當然要盡反漢制，以示與天下更新了。但他刻意仿古，以爲只要盡復唐虞之舊，漢家的狹小制度自然會相形見絀；而實際上反多拘泥不通的流弊，徒供時人的指摘。

今略舉那時更革的大端，以見復古的趨向：

（一）官制 改大司農爲義和，後改納言；大理爲作士；太常爲秩宗；大鴻臚

爲典樂，少府爲共工，水衡都尉爲予虞。其他如郡太守更名大尹，都尉更名太尉，縣令長更名宰等，名號盡變，不可悉記。

(二) 田制 收取天下田畝，更名「王田」，奴婢叫做「私屬」，都不得互相買賣。如一家男口不滿八人而田過一井的，分餘田給九族鄉黨。從前沒有田地而現在應當受田的，照新制。敢有非議井田聖制的，依法治罪。

(三) 理財 用國師劉歆的主張，立五均、司市、錢府等官。(注二) 又因鹽、酒、鐵、名山大川、五均賒貸、銅冶等皆是民間必需的大事業，不應該歸私家商人壟斷營利，所以一律收歸國有，設爲六筦之令。(注三) 每一筦申明苛禁，犯此的，往往得死罪。此外對於錢幣的使用，也多所更張。(注四)

(四) 封建 依周官王制之說，仿置卒正、連率、大尹，屬令、屬長、州牧。分長安城旁爲「六鄉」，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衆縣爲「六尉」，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一帶爲「六遂」，又仿古制分成六服。(注五) 每服定一千八百諸侯。

總爲萬國。

照當時的更革看來，除官制、封建（郡縣變相）只改換一些名號，沒有徹底改革外，其餘的政策如均田，如六筦五均等，都有試行理想國的精神。但他迷信古制太深，而性又躁急不能久持，所以朝令暮改，紛更不定。那時百姓的觀聽，已攪得糾纏不清，又兼官吏趁火打劫，使他們搖手觸禁，無所適從，於是人心思漢，大家對這好大愛鬧的新朝竟大大地不滿意了。他又自恃富強，挑釁外國，四境既多叛亡，國內的匪羣自然也乘機四起，各圖出頭。因此，他到底被亂兵所殺。

〔注一〕王莽先由安漢公加號「宰衡」，不久又自加九錫。後來毒死平帝，迎立宣帝的玄孫嬰，叫做「孺子」，自比周公，居攝踐阼，一切禮儀都同天子一樣。旋因劉崇起兵，羣臣都以爲莽權太輕，不能壓衆，請准王太后，使莽朝見羣臣稱「假皇帝」，臣民稱他做「攝皇帝」。不久造作符命，竟即真爲新朝的皇帝了。

〔注二〕五均之說本於河間獻王所獻的樂語，語文說：「天子……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

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立五均官爲此。司市之制本於周禮，以四仲之月定物賈，爲其市平。民物不售，均官考驗，用其平賈取之。錢府卽泉府，司民之賒貸，每月百錢，收息三錢。

〔注三〕六筭之令載漢書食貨志。六筭是鹽、鐵、酒等。原令說：「……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筭）之。」每一幹（筭）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注四〕貨幣的起源，荒遠難稽，周代始有圓法，然已不易徵信。大概各地自爲風氣，並不一律；龜貝既仍通行，自不必專用鑄錢。秦時，才通行「半兩」錢。漢初嫌牠太重，改用「莢錢」。武帝始鑄「五銖」錢。王莽更作「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兼用龜貝。百姓不便，乃單行「小泉直一」與「大泉五十」。後更嚴禁挾五銖錢，罷大小泉，別造「貨布」「貨泉」二品並行。

〔注五〕六服卽「惟城」「惟寧」「惟翰」「惟屏」「惟垣」「惟藩」。惟藩在九州之外，餘都在九州內。

十 漢室中興與表章氣節

新莽末年，羣雄蠶起，很像秦末的局面。然多剽掠，未必都副民衆的願望。惟劉續、劉秀兄弟爲漢景帝的子孫，而秀又是謹厚的儒生，所以最能維繫人望。雖初起時大家也有忌嫉他們而改立劉玄（更始），借端殺續的，到底王莽破滅，不能不任劉秀出頭。

劉秀既徇下河北，平王郎，遂不奉更始約束，自立於鄗（河北高邑縣）南，便是東漢（注）的光武帝。當他徇河北時，赤眉的首領樊崇等攻入長安，遂更始，別立劉盆子爲帝。未幾，更始被殺。光武帝借此名目，便親總六軍進討赤眉。赤眉不能支，只得出降。那時割據稱號的雖多，究竟河南、河北、關中諸地已略定，光武帝的根據也自然堅固，不易動搖。所以先後派遣蓋延等破睢陽的劉永，祭遵等破漁陽的彭寵，馬成等破廬江的李憲，耿弇等破臨淄的張步，於是山東、江、淮一帶也平定了。後來他又親征隴西的隗囂，收服河西的竇融，又派岑彭、吳漢等會兵攻殺據蜀稱帝的公孫述。前後五年，隴、蜀悉平。那詐稱武帝曾孫的盧芳，屬郡多已降漢，便只得逃

入匈奴了。至此，漢土復歸一統，光武帝便得遙承西漢，成就所謂中興之業。

光武帝生長民間，由儒生起家，當時的功臣又多與他氣味相類的人物，所以他設施的政略確要比高帝高明得多。他深知一姓再興是佔的「君臣舊義」的便宜，因此看定這一點，處處想法把牠維持，務使永永保留着，做一輩子長治久安的工具。

他自平蜀之後，便厭兵不談。鄧禹、賈復諸將多解除兵柄，以列侯就第，終身不遭譴誅。回想高帝那樣的待遇，則他們君臣之際真可算得保全終始了。又興建太學，置五經博士，凡三公之官都用老師宿儒來充任。不但當時學校大興，結歡士民，影響到後來，學校竟成社會清議的發源地，於那時的風俗很有重大的關係。他又很知百姓的痛苦，卽位後常常在內廷召集公卿郎將等官，詢察民瘼，觀納風謠。這樣的內外不懈，百姓自得寬息休養，當然會聽到歌舞昇平的頌讚了。

這都是維持君臣感情的事實。但最有影響於當時和後世的風尚，而爲史家

所稱美的，還在氣節的表章。因爲卓茂、譙玄、李業等人的備受榮寵，爲的是忠節可風；（注二）莊光、周黨等人的始終敬禮，不加委屈，爲的是志行純潔。（注三）於是耳目一新，競尙氣節，不但以服事二姓爲恥，而一切守正不阿的精神都寄託在這種不肯變節的操守上面了。所以當時的士習，最重名譽，鄉評里選，必先考核生平行事，然後品題。稍有失檢之處，往往被人鄙棄，竟有終身不齒的。影響到後來，邪正自不容，竟醞釀十八年黨錮之禍。然而正義既伸，直道猶存，使當時和後世的政治空氣常常得到很嚴重的洗滌，實在還虧有這麼一番舉動。直到魏、晉亂離之世，這清議還能維持得了一部分社會的風化，更不能不算是他最後的成功了！

〔注一〕西漢、東漢都是史家區別時地的假名，與後世的後趙、南燕等名一樣，在當時都自稱「大……」，實際上決不會把限制時地的形容詞加在上面，自己示狹的。漢家既有前後兩度的湧現，而中間卻隔着十五年的新朝，稱引起來，自然不能不有一個分別，於是史家便把都城所在地分爲東（洛陽）西（長安）了。不過西漢、東漢都是統一的朝家，與後來的東晉、南宋是不同的。

(注二) 卓茂在哀、平間爲密令，王莽居攝，他便託病告歸。光武初卽位，首先訪問他，尊爲太傅，封褒德侯。又有蜀人 譙玄、李業、費貽等，因不肯出仕公孫述，或被劫服毒自殺，或佯狂託病避免。及公孫述敗死，光武一面用中牢祀譙玄，一面旌表李業之間，以示光寵；更徵求費貽輩加以任用。

(注三) 莊光後因避明帝諱改稱嚴光，他本光武的故人，但情願獨釣富春江上，終於不肯受官。周黨也是高人，光武三次聘他，他才到來，但只伏而不謁。光武無奈，只索聽他。

十一 佛教與道教的由來

中國原始的宗教是很簡單的：尊天事鬼，並崇拜自然界的大現象如日月山川之類。卜筮星占也盛行。但沒有靈魂不朽之說，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自戰國以至秦漢，方士的勢力極盛，往往以神仙不死等說傾動君主，而圖讖符命的迷信，中人更深。(注一)所以當時雖沒有宗教的形式，而方士對於社會的魔力可就不小。董仲舒以純儒自命，也很信陰陽五行之說，怪不得徐福、李少君、少翁、樂大等人敢於

以方術惑世了。(注二)

佛教起於印度，何時輸入中國，已不可考了；大概前漢中葉，約當公曆前百年時，佛教已由西域傳入漢土。到東漢初年，王公貴族中已有信奉者。(注三)從此以後，中國宗教史上起了一種新的變化，中國才有統系分明的宗教。

佛教的始祖叫喬答摩悉達，是天竺（印度）迦比羅國淨飯王的太子，生當公元前五世紀。(注四)那時印度盛行婆羅門教，把人民分做四層貴賤懸殊的階級，待遇很不平等。(注五)他見了這種情形，已很不滿意；又感人生不能脫離生老病死，的苦痛，更是厭世，便出家獨住雪山（即喜馬拉雅山中）。他在那邊鬚除鬚髮，積了好多年的苦行，竟成等正覺。於是他一意布道，便周遊印度諸國，把慈悲平等的宗旨宣傳出來，反對婆羅門的階級制度。他滅度後，人家尊稱他為佛陀。(注六)省稱為佛。佛弟子阿難、迦葉等很能昌大師說，勢力便漸漸地雄厚起來。至周末，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竟定佛教為國教，派傳教士四出宣傳。於是南至錫蘭，北至中亞，

都受佛教的影響。漢時傳入的，便由北道西域而來。

佛教既正式傳入中國，發生的影響很大。雖楚王英以畫佛禱祀得罪，而信徒仍一天加多一天。(注七)佛教的勢力也漸見鞏固。惟當時傳教的多西域胡僧，中國人爲僧的尙少，直到後來魏文帝時才許人民鬻度受戒，出家作僧呢。這是佛教的直接影響。後來道教的組成，也許受了不少的佛教影響。

道教的來源本出於秦漢的方士。東漢王充以後，學者崇奉老莊，於是民間的宗教迷信便也須附會老子爲教主，起來造作一種新的宗教。首創道教的是張陵。他曾徧遊名山，在蜀中鶴鳴山裏作道書二十四篇，還居龍虎山（江西貴溪縣境），自稱得道。(注八)人家因他能治病降魔，便都稱他爲「天師」。他死了，把經籙印劍傳給兒子張衡，張衡又傳給兒子張魯。那時張陵的魔力已極風靡，順帝時琅邪宮崇上他師父于吉所得的太平青領道百餘卷；靈帝時黃巾張角以符水惑衆作亂，實在都可算他的門徒。又有巴郡的張脩，也能以術療病，令病家出五斗米爲獻，號

稱「五斗米師」；後來聚眾寇掠，便叫「米賊」。這時張魯新得印劍，便博採角，脩的做法，又加以祖父的心傳，斟酌損益，竟把道教的基礎打定了。

張魯這樣一幹，信徒日衆，他便據守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學道的，初名「鬼卒」。受道已信，改號祭酒，使他們各領部衆；人尤多的，稱爲「治頭大祭酒」。後來張魯被曹操所逼，遁走巴中，叫他的兒子張盛仍還龍虎山，好好地奉守他祖傳的正一玄壇。從此，龍虎山世世有「張天師」，直到最近國民革命軍收取江西，才把這道士奉爲宗主的虛勁根本打消。

(注一) 秦始皇的伐胡，王莽的厭勝，漢光武的起兵登位，沒有不把符讖當做重要的根據的；甚至王莽的國師劉歆因識有「劉秀爲天子」的預言，便改名求應呢。

(注二) 徐福是秦時人，餘都是漢時人，他們能够把當時猛虎一般的君主騙得俯首貼耳，實在可驚。然而也只能蒙蔽一時，結果還是隱遁的隱遁，誅死的誅死。

(注三) 舊說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遣使至印度求佛法。此說全無根據。明帝永平八年

答楚王英詔已用了「浮屠」「桑門」「伊蒲塞」等佛家名詞，可見其時佛教早已流行了。

(注四) 佛祖的生卒，傳說不一。有人說他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示寂於周穆王五十二年，年八十歲。(公元前一〇二九——九五〇)有人說他生於周靈王十五年，示寂於周敬王四十二年。(前五五七——四七八)今據近代古物學者的考定，定為前五世紀。

(注五) 婆羅門的四階級：最高的便叫「婆羅門」，是僧侶；次叫「刹帝利」，是王族和武士；又次叫「吠舍」，是工商；最下叫「戌陀羅」，便是從事農牧的平民。四族之間，職業既不相同，貴賤遂致互異，不但不通婚姻，不相往來，而且最下一級的人連廟門也不許走進一步呢。

(注六) 佛陀是梵語，也作菩提，其義為覺。一是自覺，要自悟本性；二是覺他，要說法度人；三是覺行圓滿。必備此三義，才可稱做「佛陀」。

(注七) 楚王英是光武帝的兒子，他的被廢，不盡由於信佛，但他的罪狀是「交通方士，造作圖書，學為浮屠齋戒祭祀。」他坐廢之後，信佛的並不少衰，如桓帝建佛寺於宮中，招致西域的胡僧譯經，帝王也躬自提倡了。又如靈帝時有一個叫笮融的，大起佛寺，於浴佛日（陰歷四月初八日）招僧

五千餘人，施以飲食，更開後世齋僧布施之端了。

(注八) 張陵的事跡，在三國志張魯傳中一見之，很簡略，且沒有說他成仙證道。但流傳的道書裏卻說他得道飛昇，而且連他的兒子孫子等眷屬也飛昇了。顯然都是不可置信的謠言。

十二 清議與黨錮

東漢的末年，朝中則宦官專權，民間則黃巾抄略，直攪得政治日壞，民生日敝；一般社會上不啻蒙了一重沈沈的黑霧。然而那時的知識階級大都敦尚氣節，崇正嫉邪，無論社會怎樣糟，他們總還保持他們的黑夜鐘聲，昧且雞唱，多少把這黑霧轟散了些。范曄的後漢書上曾論及那時的士大夫，以爲「桓、靈之際，君道紕繆，然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之心力爲之。」真是確切。這種「心力」究在什麼地方看出來呢？原來只在當時的清議和遭遇到的黨錮之禍。

今分說一些大概情形：

(一) 清議 清議的由來，半由鄉評里選的裁量，半由士君子的自好，政府又從旁提倡風節，於是牠便在這時勢陶冶之下養成一種風氣了。汝南袁紹以名族而兼豪俠，由濮陽令卸任回家，車徒極盛。將到本郡界上，便辭謝賓客，使各散去，因說道：「我的輿服儀從怎能給許子將（劭）看見呢！」竟單車而歸，怕他的譏評如此。又濟陰黃允因司徒袁隗要嫁女給他，他便休遣故妻。其妻夏侯氏乃大會宗親，數說他的隱慝，然後引去。黃允由是為族黨所輕，終身廢棄。即此兩事，我們很可想見當時清議的力量了。這種力量，不但支持了漢末的社會，而且影響到魏晉之世還有餘力。（注二）以此，士風峻介，當然要與惡勢力反對，而黨錮之禍遂不能免。

(二) 黨錮 東漢桓靈二帝，真是劉家的敗類，他們在位的時候，正所謂主荒政謬，一任宦官掌權胡幹而已。當時的士大夫既都秉有風骨，怎麼能够宛轉在這種現狀之下，彼此相安！所以議論朝政的，都仇視宦官，力加抨擊。適那時遊學長安的多以氣節相高，於是太學諸生賈彪、郭泰等三萬餘人更與太尉陳蕃、司隸校

尉李膺、議郎王暢等互相褒重，批評時政。當時中外承風，自公卿以下，大家都怕他們的貶議，而前後兩次經過十八年的黨禍，便由此託根了。第一次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一六）因李膺等裁抑宦官，宦官便告發「膺等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誹謗朝廷。」桓帝大怒，詔下郡國逮捕黨人。因陳蕃力諫，更怒他們真敢結黨，便下李膺等於獄中。牽及的至二百餘人；或逃走未獲，更懸賞緝拿。後因后父大將軍竇武的諫勸，才把黨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然他們雖得罪廢錮，而潛勢力依然存在，反而多得到社會上的同情。（注二）所以靈帝建寧二年（一一六九）上又有第二次的爆發，禍較第一次更烈。原來靈帝初年，陳蕃、竇武當權，便又把李膺等舉拔出來。不久，陳、竇都因謀誅宦官被害，李膺等當然重被屏斥。然宦官深惡他們，簡直勢不兩立，於是再興黨獄，窮加鈎治，李膺等百餘人並死，妻子皆徙邊。當時知名的學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仇的，更相陷害；因此橫被禁錮和死徙廢黜的，又六七百人。其後黃巾大起，宦官呂彊怕他們藉口攻擊，才奏請赦免黨人。然而正直一空，

元氣大傷，漢家前途的命運也從此勒定了。

(注一) 黃允當清議極盛之時，而又無故休妻，失行甚大，自然逃不了人家的責難。但影響到後來，雖細故小節也遭人家一輩子的指摘了。如陳壽居父喪有病，使婢子調搗藥丸，恰被來客看見，鄉黨因此貶議，竟沈滯了好幾年。又如阮簡遭父喪，行遇大雪，不勝寒凍，便過訪他的識友俊儀，令某君爲他客設宴，簡無意中與席，竟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魏晉時猶如此，則當時清議的可畏更可想見了。

(注二) 當時的名士既遭禁錮，全國有識之人反都激於義憤，贊成他們這種氣概，名譽因此愈高。表表的黨人，都加稱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名目呢。詳見後漢書黨錮列傳。

十三 三國的鼎峙

自從宦官搗鬼，黨禍大興之後，黃巾便四起騷動。雖經皇甫嵩等把他們逐一削平，而從此州郡官吏各得便宜行事，大家都喜歡擁兵自豪，遂開羣雄割據的先

兆了。董卓之亂，便是境土分裂的導火線。

漢靈帝於中平六年（一八九）死去，皇子辯立，年只十四，何太后臨朝。那時后兄何進爲大將軍，怕宦官勢盛，於他家不利，便與校尉袁紹密議，要召集四方的兵將來誅殺宦官。進與駐紮河東的涼州將董卓交好，便派人前往，把這祕密任務託他。豈知兵還沒到，進已被宦官張讓等所殺。袁紹急於自救，便勒兵入宮，收捕宦官二千餘人，一起殺了。不久，董卓趕到，因與帝辯說話不甚了了，便把他廢掉，改立其弟陳留王協，便是漢獻帝。

董卓既行廢立，自爲相國，以爲威權在己，便恣意凶暴；又縱兵剽掠，竟把洛陽附近攪得不成樣子。那時袁紹因與董卓不合，已出爲渤海太守，而關東州郡又看不下董卓的橫行，便推他作主，同盟西討。董卓見衆怒難犯，遂挾獻帝西遷長安。後來長沙太守孫堅起兵進討，卓兵大敗，司徒王允又密結董卓的心腹呂布，囑他殺卓。於是董卓就這樣地被殺結局了。未幾，卓黨李傕、郭汜等又反入長安，關中

重又大亂，二三年間，那邊的住民竟逃亡一空，幾乎沒有人跡可見呢。

當獻帝被劫西遷時，共起討卓的諸鎮，惟知各據州郡，自相攻伐，而曹操（注二）介立其間，頗得利用時機，暗造勢力，結果，他便獨得獻帝，遷都於許（河南許昌縣），進位爲大將軍。自此權歸曹操，遂得挾天子以號令諸侯了。所以不數年間，北方的羣雄，如二袁（紹、術兄弟），如呂布，俱先後被他破滅，黃河流域幾完全收入掌中。當時能够與他抗爭的，只有自守江東的孫權和流離奔亡的劉備罷了。（注三）

曹操既統一北方，遂下南陽，收降張繡。時劉備因袁紹失敗，投奔劉表，操更因此南逼，進攻荊州。剛巧劉表新死，他的少子劉琮便投降北軍，劉備只得東奔夏口。曹操既得荊州，聲勢益盛，很想乘勢吞併東吳，發展他統一中國的野心。因即修書給孫權，先下一個恫懾，竟說：「今治水軍八十萬衆，將與將軍會獵於吳。」形勢這樣緊張，到底釀成一場赤壁之戰，而曹兵幾乎全軍覆沒。（注四）

曹操經此大創，狼狽走還，從此不敢南窺。劉備乘此時機，徇下武陵、長沙、桂陽、

零陵四郡，孫權便與他相結，表薦他爲荊州牧。於是江東的形勢愈固，而劉備也得憑藉地盤，發展有爲，所謂三分鼎足，便於此時奠基了。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魏王曹操死，他的兒子曹丕嗣立，便逼獻帝禪位，改元黃初，便是魏文帝。那時劉備已得巴蜀漢中，自立爲漢中王，聽了這信，便想用漢統來號召，卽於明年稱帝，改元章武，便是蜀漢昭烈帝。又明年，孫權立爲吳王，改元黃武；再過七年（二二九），他更進位稱帝，改元黃龍，便是吳大帝。至此，三國的旗幟才得完全顯明，而實際上的地位還是魏佔優勢，蜀吳則聯兵拒守，僅足自保而已。所以像諸葛亮那樣的精明幹練，也只坐困疆場，不能進展，而司馬懿的勢力倒棲託在魏廷之上，慢慢地把牠養成了。（注五）

（注一）關東諸鎮既起兵，盟主袁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共屯河內，留冀州牧韓馥於鄴，給軍餉。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奮武將軍曹操和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等，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俱在今河南境）他們的聲容都極盛，然太持重，大家竟頓兵不敢進了。

(注二) 曹操見同起者持重不進，曾發憤獨自西征。不幸爲卓將徐榮所敗，還屯酸棗。但他自具深心，轉戰得以據許。後來迎奉獻帝，更得居奇決勝，把大半座的漢室江山終於移轉了來。

(注三) 孫權是長沙太守孫堅之子，破虜將軍孫策之弟，藉父兄的餘業，又憑險自全，遂得從容收拾，據有江東。劉備雖是宗室，但世系已遠，分極疎微，以破黃巾功起家。他依違周旋於羣雄之間，嘗兩度據有徐州。最後與袁紹連合，被曹操所破，投奔劉表。

(注四) 劉備到了夏口，便令諸葛亮過江東，說孫權同拒曹操。孫權力排浮議，使周瑜督軍三萬人西上，與劉備合兵抗禦，兩方便相遇於赤壁（湖北嘉魚縣江上）。時曹兵屯江北，瑜等紮南岸，先由瑜將黃蓋詐約降操，因順風放火，把江面的北船燒個乾淨，餘勢延及北岸營落。曹軍竟大敗，只落得狼狽逃回。

(注五) 司馬懿受明帝的託孤重任，與曹爽同輔齊王芳。後來他詐病賺殺曹爽，魏政便被司馬氏所獨專。所以他的兒子司馬師竟廢芳立懿，司馬昭更弑懿立奐，高下在心，真是行所無事。及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嗣立，只索明學魏文帝，逼曹奐禪位了。

十四 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

司馬氏滅蜀篡魏得了帝位，不久又派兵平吳，統一中國，(注二)一時聲勢煊赫，好像有多大的建設展布開來。不料過不上二三十年，北方一帶雜處內地的諸外族便激起絕大的風潮，使北中國沈沒在外族蹂躪的空氣裏二百多年，這是何等可以注意的事！原來外族的侵略中國，本非一朝一夕之故，不過晉初失馭，機緣湊泊，遂使潛伏的禍萌一旦爆發，竟致不可收拾罷了。

當戰國末葉，諸戎都懾於中國的兵威，紛紛逸出長城之外。及漢初，他們因種族日繁，又漸漸地爲患於內地了。自漢武帝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邊患稍絕，而設置五屬國以處降人，遂開降胡入居中國之端。後經宣帝、光武帝等朝的納降內徙，於是匈奴種人竟得深入塞內，與漢人雜居了。及東漢之末，餘族降者日多，中經三國，至晉初猶絡繹不絕。那時自遼東至隴西一帶，匈奴之外，有牠的別支羯，有東胡

的苗裔鮮卑，有河西的羌，有隴阪的氐，往往繁衍滋殖，與漢民雜處而積不相能。

晉武帝（司馬炎）時，侍御史郭欽上疏，極言胡居中國之害。後來太子洗馬江統又作徙戎論，主張把內地的異族悉令徙出塞外。然而晉武帝卻並不措意及此，他自有他的開國方略，於是醞釀了不少直接或間接的機會，給外族以突起圖逞的便利。

當他即位之初，鑑於魏家因疏忌宗室而亡，便大封子弟，委以職任，諸王且得自選國中的長吏。又以戶口多少，分藩國爲三等：大國置三軍，兵五千；次國二軍，兵三千；小國一軍，兵一千五百。及吳平，更撤去州郡的兵備，於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才置五十人。他以爲州兵減少，異姓便無所利用，宗藩旣成，帝業自固，由是可以承平久安了。但諸王多驕恣不學，而擅地擁兵，試想何等危險！所以武帝死後，竟起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亂」。（注二）那時擁兵的宗室，幾乎全部加入戰團，而州郡單虛，盜賊四起，反無法維持；那久鬱思振的外族，於是生心圖變了。惠帝元康六年（二

九六)關中氏齊萬年先反,名將周處且戰死。雖不久即平,而匈奴的首領劉淵竟起來滅晉(注三)了。

晉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劉淵自稱漢帝,建元永鳳,由左國城(山西離石縣北)徙都平陽(山西臨汾縣)。他不久便死,但他的兒子劉聰和族子劉曜却在數年之間先後把洛陽、長安攻破,虜殺懷、愍二帝。從此晉室破壞,只得暫躲在江左,偷安避難,而江北諸地和西方蜀中一帶的諸外族便相繼起兵,紛紛割據,遂開「五胡亂華」(注四)之局。

原來劉氏滅晉以後,司馬睿雖仍挂晉號(他便是東晉的元帝)而唯一的活動地卻只限於東南半壁(注五)。那巴氏李氏,羯石氏,鮮卑慕容氏,乞伏氏,禿髮氏,氏苻氏,呂氏,羌姚氏,以及匈奴的沮渠氏,赫連氏便先後起來,乘間據地;當時淪沒胡中的漢官、土豪,也就趁火打劫,裂地自封。他們朝秦暮楚地廝併,名號紛雜,幾難悉紀(注六)而最著名的有十七國(注七)。這十七國錯落在中國的北部和西部,有時漸

漸吞併，有時分得極碎並不同時存在。^(注八)紛紜擾攘，直到魏太武帝（鮮卑拓跋氏）太延五年（四三九）才得盡併於魏，統一北方；其時南方的晉也早換了宋號二十年（當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了。至此，國內只剩兩政府對峙，而南北朝便由此成立。

（注一）司馬氏世把持魏政，一意爲自己培養實力，所以魏元帝景元四年（蜀後主炎興元，公二六三）滅蜀之後，司馬昭便得晉封晉王；而他的兒子司馬炎竟於元帝咸熙二年（二六五）上逼魏禪位，改元泰始了。那時魏，蜀雖亡，而東吳尚在，彼此不能相下。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吳主皓天紀四，公二八〇），晉將杜預、王濬攻破建業，虜降孫皓，中國才得統一於晉，然上距蜀亡之歲已相隔十六年了。

（注二）八王爲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河間王顥、東海王越，他們都是司馬氏一門的兄弟叔姪。亂的動機在晉惠帝的愚闇；皇后賈氏擅權，廢殺太后楊氏和太子遼，賊楚王殺汝南王，既而又殺楚王，遂掀動大亂，互相構仇。賈后既被趙王所殺，惠帝也常被幽禁，廢立無

定。他們骨肉相殘，着實演了幾場流血慘劇。但當時加入這搗亂運動的，尚有梁王彤、范陽王虓、南陽王模等，以八王較顯，遂概稱「八王之亂」。

(注三) 劉淵是并州匈奴的左賢王，自言先世是漢朝的外孫，所以冒姓劉氏。惠帝時，他在成都王那邊，將兵居鄴。這時諸王正迭相殘殺，州郡奸豪又所在蠶起，於是他的族祖劉宣便暗召部衆，希圖反晉，因共推劉淵爲大單于，派人秘密告他。剛巧那時成都王有急，他乃自請北還，說五部兵以赴國難。及至左國城，劉宣便率族人上大單于號。不上二十天，集衆竟至五萬，於是滅晉之基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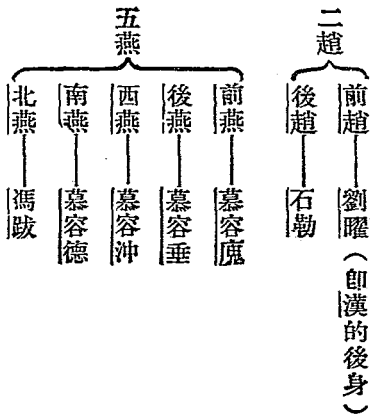
(注四) 匈奴、羯、鮮卑、氐、羌爲五胡，其實匈奴、羯爲突厥族，鮮卑爲東胡族，氐、羌爲圖伯特族，大類只有三種。別有巴氏是蠻族，也非當時通稱的胡人。而且乘時割據的，尚有漢人在內，更非純粹的外族了。然而習慣上的沿襲，竟混稱「五胡亂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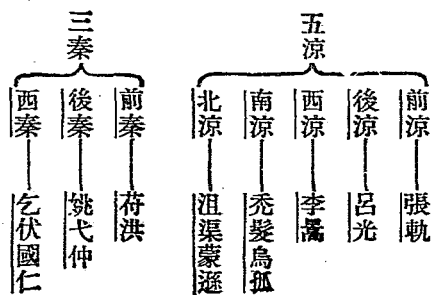
(注五) 司馬睿初封琅琊王，當八王亂劇時，他督揚州軍事，鎮下邳。因怕遭禍，不肯北去，渡江入建業（後避愍帝諱，改建康），自固地盤。及愍帝的死耗傳到，羣臣都上表勸進，他卽就地正位，便是東晉元帝。從此，總算保持了江南一片土，又得傳國數輩。否則不但晉朝早已滅絕，而且中原的文物恐

也無地退守，將悉化胡虜了。

(注六) 當晉室南遷時，據地稱號的甚多：有稱漢的，有稱趙的，有稱成的，有稱燕的，有稱秦的，有稱涼的，有稱夏的，有稱代的（即後魏的祖先），有稱遼西的，有稱仇池的，有稱鐵弗的，有稱宇文，有稱稱蜀的。真是前後遙應，左右交攻，極五光十色之致呢。

(注七) 十七國表之如下：





以上十七國中，後趙、前秦最強，前涼、西涼、北燕是漢人所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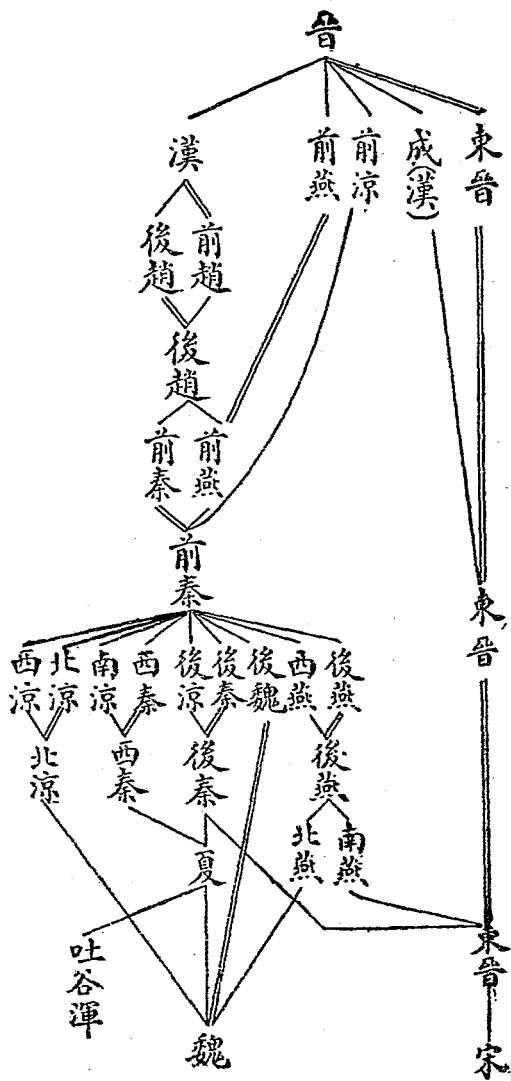
(注八) 十七國不是同時並立的，牠們的隨時分合，可在下列表中見出：

十五 南北對立與異族同化

東晉時，北方雖有後趙、前秦那樣的先後雄峙，究竟分裂的時候多，所以南侵

十五 南北對立與異族同化

六十五



的力量也較渙散，徐前秦苻堅淝水之役^(注二)外，幾乎沒有可以搖動南方的聲勢。南方則常保統一，而且名義的號召較順，似有恢復之機，然而權臣接踵，中央竟懸命於州郡，^(注二)所以前後出師七次，^(注三)也只僅免胡害，而結果還是給最後的權臣劉裕篡去。^(注四)

及南北朝分立，雙方都有層出不窮的禍亂，真是地醜（類）德齊，莫能相尙，遂維持了一百五十一年（四三九——五八九）的對抗之局。其間花樣也變得很多。南朝自劉裕開宋以後，有齊，有梁，有陳，^(注五)都跟着前人學乖，每隔上幾十年總得換個招牌了。北朝自拓跋魏統一後勢頗強盛，然也於梁時平分東西。^(注六)後來東魏變了北齊，西魏變了北周，^(注七)北周又吞掉北齊，北方復歸於一。及隋文帝（楊堅）篡周，南方的陳朝尙存，過了九年才得遣將平陳，混一中國，正與司馬氏開國的情形相彷彿。

這長期糾紛中，只有交爭互鬪，自然民間最喫大虧。當時北方的文化，非但因

此減色，而且幾於絕滅。幸南方有較爲穩固的政府，中原舊家，多率族南遷，倒把南中久寂的聲光重新振起，更開發了不少新的文化。南方自楚亡之後，本已失去政治中心的資格，便沒十分精彩；兩漢時雖經逐漸開闢，也不見有突飛躍進的成績。後來吳國起來經營建設，於是南方又造了一所獨立的大國，而江南文物便燦然放光了。從此歷代相仍，長江流域遂爲中國政治的根據地，一躍而爲文化的中心；粵江流域也藉以增進，使南中國的地位在歷史上樹了不拔之基。

由此看來，五胡亂華的結果，一方面固是破壞擾害，一方面卻是促進南方的開闢。而且同時異族又漸次同化，別開一種新的氣象，使後來的大唐帝國聲教四迄，充分表現着兼收並蓄的精神，則這時期更可看做鍛冶成功的大洪爐了。原來中國自經五胡、南北朝的紛擾，當時的社會固然常呈黑暗的現象，然而各種不同的民族卻天天在那里起無形的變化，漸漸地融合攏來。經過了二三百年的鼓盪迎拒，各方固有的優點便得互相調和而另生一種新的文化。隋、唐兩朝之所以蔚

爲大一統的帝國，而且都奮起在北方，這便是異族同化的結果。

今請略述同化的經過：

當五胡亂劇時，南方一隅之地以長江天塹的保障，幸免胡患，於種族上自沒什麼重大的問題。北方則正當胡騎蹂躪之下，人民都逃死不遑，自然沒有文化的展布可說。然而漢族文明的根據已深，異族的勢力非但不能加以摧折，結果且自己支持不住，被這燦爛的文明同化了。苻秦時宣文君以一女子講學，已受苻堅的傾倒。(注八)無怪後來王肅仕魏，魏孝文帝只索彰明較著地傾慕華風，連本來的胡服胡語也不惜犧牲，痛加禁遏了。(注九)經此一度政治力量的搏合，民間已漸得諒解，彼此接近。所以鮮卑與漢族雖常相傾軋，(注十)而自北齊以後，種界漸平；至唐時，竟泯沒得了無痕跡。(注十一)我們看隋書經籍志所載學習國語（鮮卑語）的書很多，幾如現在學習外國文的課本，(注十二)然到了唐朝中葉，鮮卑的語言，氏族幾無一存在，則他們的習俗和血統不早已同化於漢族了麼！更看唐書的宰相世系

表統計唐三百年間，宰相共九十八姓，其中竟有十一姓不是漢人；（注十三）又據近人的統計，新舊唐書中外族有「傳」的多至五十人，幾佔全史人物百分之四；因此，又得一個混合同化的鐵證。

（注一）苻堅既統一北方，遂起吞晉的野心，秦建元十九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公元三八三），大舉伐晉。晉征虜將軍謝石、徐亮、刺史謝玄等督衆八萬，拒之於淝水（安徽壽縣境），大破秦兵，苻堅狼狽逃歸。由是北方復亂，分裂做好多國，而晉在江南，始得安枕。

（注二）晉去州郡兵備，至無以禦盜賊，州郡長吏多召募民兵以自衛。後來幾經喪亂，兵權旁落，而州郡之勢乃轉重於中央。所以權臣迭起，如王敦、蘇峻、桓溫之徒，大都挾外兵自重，先後向中央撓政了。

（注三）晉七次出兵，第一次爲祖逖北伐，在元帝初；第二次第三次爲桓溫克成與伐秦，俱在穆帝時；第四次爲桓溫伐燕，在帝奕時；第六次第七次爲劉裕攻滅南燕與後秦，俱在安帝時。

（注四）劉裕初起，也倚重外郡的勁兵，他平桓玄，滅盧循，又下燕克秦，功績確乎不小。但克秦之

後，急於回朝篡位，便把關中棄掉，使赫連勃勃得乘機建夏，江北之地，於是不復能返，這是他的大錯。

(注五) 南朝宋武帝劉裕傳八帝，見篡於齊。齊高帝蕭道成傳七帝，梁篡之。梁武帝蕭衍傳四帝，

陳武帝蕭先篡之。陳又傳五帝，被隋所滅。

(注六) 北朝自魏太武帝(拓跋燾)混一北方後，遂與南朝對峙，傳十帝，便分東西。東魏爲高

歡所挾，都鄴。西魏依宇文泰爲固，都長安。

(注七) 東魏孝靜帝善見，本高歡所立，歡子洋便篡之爲北齊。西魏文帝寶炬，本宇文泰所立，傳

三帝，秦子覺便篡之爲北周。

(注八) 宣文君是苻堅特賜的稱號，本是堅太常韋逞之母。因她世傳周官音義，於是堅特下詔

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詳晉書列女傳。

(注九) 魏孝文帝(宏)是北族中最爲醉心華風的一個人。他因欲擺脫舊俗，便設計遷都(從

平城遷都洛陽，怕羣下不從，詭言南征)因欲力行政策，便黜廢太子(因太子恂私逃北還，竟廢恂

立恪)這是何等的魄力!至於改定氏族(更國姓爲元，近臣多賜漢姓)禁遏胡語胡服，那更是徹

底的表示了。

(注十) 東魏高歡號令國人，頗有調和的論調。他對鮮卑說：「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又對漢人說：「鮮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可見彼此不相容的情形了。

(注十一) 唐時的四裔，與中國最接近而最有關係的，北有突厥、西突厥、回紇，西有高昌、龜茲、黨項、吐谷渾、印度、吐蕃，南有南詔、林邑、真臘，東有高麗、日本、靺鞨、奚、契丹，已經早就不是從前舉數得出的匈奴、鮮卑、氐、羌等族，而另爲別種新接觸的民族了。那些舉數不出的異族，實已統統吸合融化在一塊了。

(注十二) 東魏、北齊之交，鮮卑人頗在社會上佔大勢力。一般漢人都謹事不懈，甚且學鮮卑語以取媚。只看北齊書神武紀和顏之推家訓便明白。

(注十三) 唐代的宰相，如河南劉氏、渾氏、獨孤氏、(俱係匈奴)、洛陽長孫氏、代州宇文氏、元氏、(俱鮮卑拓跋)、京兆于氏、(曾入拓跋)、鄴郡源氏、(拓跋)、昌黎豆盧氏、(鮮卑)、洛陽竇氏、(鮮

卑沒鹿回（龍居李氏（李陵在匈奴的子孫）等十一姓，都不是純粹的漢族）。

十六 天可汗的聲威與宗教的變化

隋文帝統一中國，把南北朝的紛亂光景理平了好些。但爲他的兒子煬帝的失德，不上三十年，唐朝便起來代他了。唐的先代，本出西涼李暠，世仕北朝。隋煬帝巡遊江都，李淵方作太原留守，用兒子李世民的謀略，起兵西入長安，擁立煬帝的孫兒楊侑，自爲丞相。不久即篡代稱帝，便是唐高祖。那時煬帝在江都被殺，羣雄四起，分裂得厲害，到底靠着李世民的力征經營，竟把他們先後削平。後來高祖傳位給他，便是唐太宗。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真是海內承平，四裔賓服，不但做了中國的大皇帝，而且做了諸番的「天可汗」。原來這些新興的四裔，有幾處在隋時已起交涉，至唐時則關係尤顯：有因戰爭而滅亡的，有因戰爭而和親的，有爲中國効力的，有聘問

朝貢的，也有派遣生徒來留學的。(註二)總之，都籠罩在唐朝的聲威之下，天可汗的名義終究把他們攝住了。所以貞觀（太宗年號）之治，無論在政治史上，在民族史上，都是光榮燦爛的時期，比秦皇、漢武還要更勝一籌。

因為這樣，域外交通的道路遂大開，而由外陸續傳來的諸宗教也就風起雲湧，盛極一時。最著名的，有大食傳入的天方教，(註三)有波斯傳入的景教，(註四)祆教，(註五)摩尼教，(註六)牠們竟得並進不悖，各准建立寺院以取得自由的信仰。但牠們的消長之機全繫於當時君主的政策（懷柔遠人）或好尚（崇佛信道），所以條盛條衰，影響到民間的力量究還不敵唐以前固有的宗教。

然而道教與佛教還要有個分別：道教雖在北朝出了寇謙之輩，大得君主的信用，(註七)而後來聲勢的特隆，卻佔的唐朝姓李的便宜，(註八)佛教則雖經「三武之禍」，(註九)而結果仍露獨立的光彩。原來佛教自輸入中國之後，融和蛻化，竟新創出許多宗派，其實已經參入中國的新義，不純粹是印度舊宗的固有精神了。

唐太宗時，玄奘自長安西行，歷一百二十八國至印度，受法於戒賢律師之門，十餘年始歸。齋經典六百五十餘部，與弟子等從事繙譯，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八卷。太宗深加推重，爲作三藏聖教序。後高宗又爲撰述聖記。從此，僧徒往還中國、印度間的日多，（維七）而支派蔚起，各得自本所見以暢宣宗風了。約舉唐代的佛派，有成實、三論、律、涅槃、地論、淨土、禪、俱舍、攝論、天台、華嚴、法相、真言等十三宗。（維七）中惟天台宗完全爲華僧所創，而影響到後世最深切的卻莫如禪宗。

「禪」爲古印度的「瑜伽」遺法，以靜坐調息爲安心之法，期望工夫深時可做到最高的神通境界。後來佛教採用此法，加上空無的哲學，遂更能引起上流人的傾向。佛法入中國以後，此類禪法書籍也逐漸譯出。（維十）道家哲學與此義頗接近，故中國高僧與士大夫奉佛的往往喜歡習禪。天台宗以「止」「觀」二義爲主旨，「止」卽是禪法，「觀」卽是智慧，故天台宗的大師在續高僧傳裏皆列

在「習禪」一門。禪學在陳、隋之際已盛行，隋文帝建立禪寺，所聘禪師有百二十人之多。達摩不過是齊梁時禪師之一人。直到武后時，達摩一派內出了一個慧能（死於公元七一二），主張頓悟，不用坐禪等等漸修之法，是爲頓宗；又因慧能是嶺南人，故又稱南宗。這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大概那時佛書輸入的日多，宗派既分，傳疏講說的文字障自也日深，加之儀式繁重，宗教的真意義和真精神反被埋沒；所以這時候便有這種革命的禪宗興起，不說法，不著書，以明心見性爲教義，一變佛教向來的窠臼。禪宗分支最多，傳布最廣，（注十二）所以影響到後來也最大。

（注一） 唐時的四裔，與中國關係極複雜。如突厥、高昌、龜茲、吐谷渾、高麗等，都因戰爭而滅亡。如回紇、吐蕃、奚、契丹等，都與中國和親，而回紇且與靺鞨同爲中國効力。如西突厥、黨項、南詔、林邑等，都因戰爭失利而致臣服或朝貢。如印度、日本等，都與中國彼此聘問；而日本且與新羅、吐蕃諸邦一樣，先後派遣子弟來長安留學。

（注二） 天方教爲隋時阿剌伯的麥加人穆罕默德所創。經典叫做可蘭，教義嚴肅。阿剌伯人多

信奉他，他便乘勢建立大食國，版圖日擴。隋煬帝大業年間，其徒蘇哈巴等來中國，建懷聖寺於番禺（廣東番禺縣）。唐時，其教由北路陸地傳布，已託根於天山南路，因回紇人以傳之內地，於是回教之名便由此成立。高宗以後頗盛行。及武宗崇信道教，牠的勢力頓衰。僖宗時，在南方的教徒又多被黃巢虐殺，勢更微薄了。

（注三）景教是最先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別派。唐太宗時，教徒阿羅本齋經典來長安，太宗為起波斯寺於兩京諸州。高宗時，更於諸州置寺院，且以阿羅本為鎮國法王。玄宗也很信仰，因波斯那時已為大食所滅，特詔改波斯寺為大秦寺。肅宗、代宗之際，景教大盛。德宗時，大秦寺僧景淨等竟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誌盛況呢。至武宗時，景寺與佛寺並廢，碑也沒入地中，景教遂衰。

（注四）祆教即波斯的拜火教，又名火祆。大食既興，苛待異教，於是西域一帶奉祆教的，便悉向東徙，避入中國。唐太宗時，敕立祆寺於長安，置薩寶府以掌祆祭，有「祆正」等官，都以胡人充任。後來平定西域，祠部每歲必兩祀磧西諸州火祆，可見當時的祆教竟與清初的喇嘛教相彷彿。

（注五）摩尼教源出拜火教，更參雜佛教，基督教而別成一派。唐初，已由波斯傳入中國。玄宗會

嚴加禁止，惟胡人自行其法的不罪。回紇人素奉此教，自肅宗向回紇借兵，摩尼教徒多因此入居內地，於是勢力漸盛。代宗命回紇在京的建摩尼寺，賜額爲「大雲光明」，並許於荆、揚、洪、越等州建大雲光明寺。憲宗時，河南、太原也置摩尼寺，與大秦寺、祿寺並稱三夷寺。及遭武宗排佛之禍，三夷寺都廢。

（注六）寇謙之字輔真，嵩山道士。後魏太武帝極信他，爲之重改年號，稱太平真君呢。道教得此助力，勢力乃日漸隆盛，竟就追駕儒宗，並驅佛法，卓然爲「三教」鼎足之一了。

（注七）唐高祖時，有吉善行者，自言於羊角山（在山西浮山縣）見老子。老子對他說：「爲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事聞，乃下詔立廟奉祀。後高宗至亳州謁老子廟，尊爲太上玄元皇帝，認作始祖。從此代加隆禮，至武宗而盛極一時。

（注八）後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都不喜佛法，備加摧殘，所以佛門稱這三次浩劫爲「三武之禍」。

（注九）唐高宗時，義淨航海赴印度求經，在外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經四百餘部，至武后

時，才與印度僧日照和菩提流志等返國。玄宗時，印度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僧相繼來唐，稱做「關元三大士」。後不空又返印度受祕密真言，再來中土譯經論。

(注十) 十三宗中，有歸併一起的，如涅槃歸天台，地論歸華嚴，攝論歸法相；有附屬別宗的，如俱舍附法相，成實附三論。所以包舉大綱，實統於八宗。

(注十一) 禪宗相傳以印度的摩訶迦葉爲始祖，二十八傳至達摩，於梁武帝普通七年（五二六）來中國。

(注十二) 慧能的新頓宗興起之後，他們自稱南宗，以別於舊有的北宗。北宗後世漸衰微。南宗的慧能爲禪宗六祖，實則是真正禪宗的開山祖師。慧能之徒，出「南岳」、「青原」二派；南岳門下，出「臨濟」、「滄仰」二派；青原門下，又出「曹洞」、「雲門」、「法眼」三派。

十七 科舉制度與古文運動

唐朝一代，因思想較爲開放，交通較爲便捷的緣故，學術界的現象極好。那時

的學人，大概都容易得到博見廣聞的機會，以此各得發揮固有的天才，而文學、美術便盛極一時。(注二)但牠給予後世的最大影響卻不在這些絢爛的成績，而在當時的科舉制度與古文運動。

科舉不自唐始，如兩漢的郡國薦舉，魏、晉以後的九品中正，都是政府用人的標準，人民參政的途徑，已有按時登選的意義。隋煬帝因中正制的流弊，始創進士科，於是科舉的萌芽遂見。不過隋祚短促，這項制度，直要到了唐初才得生根罷了。那時的科目多至數十種，最著名的，已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稱了。應各科的，都懷牒自列於州縣（報名投考）。考後中選，乃得申送京城尚書省禮部應省試。考試(注三)及第，便得授官。於是科舉制度從此確立，人民都看做登進仕途的唯一門徑了。又歷代多有制科，名目也不一律。由天子自詔，所以待非常之才，便是後世特科的起點。後來士子多趨向明經、進士二科，而最爲人家所尊貴且豔羨的，尤側重在進士。所以唐朝取士雖不盡由科舉，而積重之勢已成，大家便會尊

信太過的。一直影響到後世，科舉便成一個絕大的偶像，社會上對於牠的迷信，竟比宗教還要厲害了。

至於古文運動，本是救濟時文卑靡的一種改善運動。提倡古文，便是反對時文。那種改善的精神，明明是創新的；不過那時人不肯自居造作，而且一般社會又迷古太深，要想求效，不得不帶點託古的臭味。於是嶄新的文學革命，便不由自主地表現着復古的傾向了。他們運動的目標，只要力追上古，與時行的文格分別一個高下就够了，所以在事實上當然不會有徹底的改革，而只表示一種更張的意義。我們且看唐時的文壇究作何狀，這運動的起因便可了然了。原來六朝的文詞，承建安七子之後，漸致猥雜，無復實質。沿至隋、唐之際，積習已深，文章但尙駢儷，竟不能擺脫纖弱之風。唐高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俱善文，當時號稱「四傑」。又玄宗時的燕國公張說和許國公蘇頲也以文章顯名，朝廷有大典制，都屬他們主撰，時人稱爲「燕許大手筆」。但全係駢文，只能應用在廟堂之上。然這樣的文

壇上，自然會有許多人感到不滿了。所以唐初姚思廉做梁書，已力變駢體爲散文，實開古文運動之端。高宗時，陳子昂也力除浮靡之習。至肅代二宗時，元結繼起，漸立規模，散文的聲價已得與駢文並視，而且稍稍掩過了。後來韓愈奮起，毅然以復古自命，他的交游朋從既多，所作文又敢竭力提倡，於是一時交推，便成了這運動的宗主了。當時他的朋友柳宗元，他的學生李翱、皇甫湜、張籍，又都有很好的成績，古文的宗派便由此成立。雖駢文之風仍盛，而影響到後世卻代有傳人，注三竟主持了文壇一千多年，則牠的力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

（注一）唐代因富有兼收並蓄的精神，所以一切天才都得盡量發展以各極其能。如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李邕等人的精於書法，閻立本、李思訓、吳道子、王維等人的擅長繪畫，玄宗的妙解音樂，楊惠之的獨傳塑像，都是美術史上極有聲光的成績。

（注二）考試的方法：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粗通爲主；明經先帖文（即帖括）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唐時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其

後改重聲韻；——明法試律令十條，明字先須口試通過，乃得墨試說文、字林、明算也。先由口試，然後試以各算書。

（注三）韓、柳之後，代有傳人，如宋朝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等，如明朝的唐順之、歸有光等，幾乎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古文傳統的作家。他們也自詡正宗，大家以肩道自任。及入清朝，桐城、陽湖兩派角立，於是門戶之爭更亟。

十八 方鎮與亂五代

「方鎮」的名目很是奇突，起初不過領兵的鎮帥，後來漸漸變成手操文武大權的方面重臣，所以有「方鎮」之稱。繼又擅立「留後」，不復關白中央。儼同藩封的諸侯，於是又稱「藩鎮」。原來唐初承周、隋之制，於諸州重要地方置都督府，便立鎮帥開府之基。然沒有節度使的名目，兵將不能兼管地方的。睿宗景雲二年（七一一），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於是「節度」之官始立。玄

宗又於邊境置十節度使，（注二）從此各領數州甲兵，又掌土地、人民、財賦之政，方鎮遂日強，中央政府便不能遙制了。自安、史亂後，政府一味姑息，（注三）兵將由此益驕，甚至父死則子領其兵不受代，士卒也多自舉將帥然後入告。

初爲政府患害的，爲河北諸鎮，他們多自置官吏，私擅賦稅，又互結婚姻，相約以土地傳子孫。所以後來效尤的，幾乎都有合縱之勢，希圖抵抗政府的干涉。德宗、憲宗之世，雖曾薄加懲創，似乎恭順一點，而中央政府又恰爲一班政客所據，竟發生四十年朋黨之爭。（注三）李德裕本是一個大政治家，但也抵不上這黨爭的消磨，一切設施，多少總要打個折扣。以此，德裕死後，所有的民生吏治，更還有誰能注意得到！於是亂民思逞，而王仙芝、黃巢等人便接踵而起了。（注四）後來黃巢雖平，而巢黨朱溫乃得坐養勢力，（注五）卒篡唐室，遂開五代紛亂之局。

黃巢亂後，唐室益微，強鎮既虎踞四方，中央政府便等於贅旒，幾乎沒有絲毫維繫的力量了。後來朱全忠（即朱溫的賜名）受崔胤之召，入誅宦官，遂篡唐自

立，便開後梁。從此朝秦暮楚，亂亡接踵，前後五十二年之間（九〇七——九五九），更歷後梁、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五朝，而實際上卻經過了八姓十三君。（注六）一般人都叫那時做「亂五代」，實在不錯！當這五代更迭的時候，契丹崛起於北方，列國紛爭於宇內，所謂「五代」，也不過列國中的一國，實在沒有統一稱朝的能力。（注七）不過大家叫順口了，就叫牠五代；其實要注意的，那時並不光是五個更替的朝代。

與五代並峙的諸國，除真正附於中朝的節鎮或與滅太驟的小邦不計外，前後興起凡十國。（注八）直待宋太祖（趙匡胤）代周開宋，然後把牠們先後削平，中國才復歸一統；「亂五代」才由此結束。

這樣的擾亂，當然民不聊生。那些崛起的梟雄，都想厚樹勢力，廣結心腹，於是養子之風大盛。（注九）族系自然紊亂。又如石敬瑭那樣的諂事契丹，（注十）則更開俯首外族的惡例了。至於所謂士大夫呢，又承唐末請託求官，獻文自薦的積習，本就

不很注意氣節，何況看慣了這種殺君易代的勾當，自然人人以苟免爲幸，對於身外的紛擾，竟不起什麼異感了。惟其如此，所以中原有送舊迎新的「長樂老」。（注十二） 西川有世修降表的李家，（注十三）而忠於所事的，反只有王彥章、韓通等激於血氣之勇的武夫。那時的黑暗，真可想而知了。

但我們在這沈沈的黑暗裏，卻同時找到一星火種。這一星之火逐漸擴大開來，竟大放光明，普照世界。那火種是什麼？便是印刷術的推行。印刷之法，隋時已有，本由石版變化而出。（注十三）然民間尙不通行。公元八百年左右，詩人白居易、元稹的詩已有人「模勒銜賣於市」，是爲刻書第一次見於記載。元白之詩刻於揚越間，其時益州（西川）也有刻書的營業。及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三二），馮道請鑿板印賣九經，置之國子監，遂開始雕造。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九五三），九經的雕板竟得完成。從此印刷大行，文字的傳布日便，遂開宋代雕板刻書之風。後來畢昇在宋時又發明活字板，（注十四）不但中國的印刷界直接受到便利的影響，

而且因交通的力量傳入歐洲，(注十五)間接的效果竟助長世界的文明呢。這不是
一星之火爆發出來的光明麼！

(注一) 十節度使爲盧龍、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劍南、嶺南、安西、北庭十鎮。後來最爲患於中朝的，當推盧龍、范陽、河東三鎮。

(注二) 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稱兵犯關，玄宗奔蜀以避之，勢極凶猛。史思明本其黨，十分助虐。世稱「安、史之亂。」代宗初年，安、史亂平，他們的部將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仙等，先後以州投降。那時唐朝的君臣沒法處置，只索姑息，苟安把河北地瓜分了，付授降將，俾各開府建牙。從此，諸鎮都握兵財大權，部下文武各官又悉聽自置，竟埋下禍根，專與中央抗爭了。

(注三) 朋黨之起在憲宗時，因進士李宗閔對策，譏切宰相李吉甫，吉甫之子德裕便與他結仇。穆宗時，二人都已登仕，因闈科場案，遂顯分兩黨。既而宗閔又引牛僧孺同敵德裕，於是僧孺便與德裕相抗，世稱「牛、李之爭。」文宗、武宗兩朝，此起彼仆，更相迭代，得勢則入爲宰相，失勢便出領節鎮。李宗閔輩，甚且勾結宦官（當時宦官的勢燄較漢時尤凶），用作內應，以取快於一時。直到宣宗即

位，兩派俱遭貶斥，德裕竟客死。至此，黨爭雖息，而時事不可問了。

(注四) 僖宗初年，王仙芝造反，不久敗死。其黨黃巢卻繼續倡亂，延長至十年之久。自今山東起兵，寇掠幾徧中國，尤爲唐朝趕上末日的爆裂彈。

(注五) 朱溫係黃巢的健將，後來他看黃巢漸漸失勢，便投降唐朝，賜名全忠。未幾，任爲宣武節度使，駐兵大梁。他便東取曹州，西得洛孟，南據蔡徐，務拓地自廣。後來以誅宦官功進爵梁王，遂伏篡唐之機。

(注六) 後梁二君俱姓朱。後唐四君，莊宗是沙陀李克用的兒子；明宗是克用的養子，不詳原姓；廢帝是明宗的養子，本姓王。後晉二君亦係沙陀，俱姓石。後漢二君俱沙陀，姓劉。後周三君，太祖姓鄭，世宗姓柴。合計起來，恰恰八姓十三君。

(注七) 梁、唐、晉、漢、周的所以稱爲「五代」，純由歷來史家的正統成見所支使。其實正統僞偽之辨，司馬光作通鑑時已致不安，（詳見通鑑卷六十九）不過揆次紀年，不得不用統一的書法，於是此權宜之計。後世呆看了牠，遂致妄爭正閏，任意抑揚了。

(注八) 十國的存亡，並不同時。與後梁同時的，有劉隱的南漢，高季興的荆南，錢鏐的吳越，馬殷的楚，楊行密的吳，王審知的閩，王建的前蜀。後唐興起，諸國如故，惟前蜀為唐所滅，然孟知祥已續據四川，便立後蜀。後晉時，李昇篡吳建南唐；王氏的閩，為吳越、南唐所分。後周篡漢，劉崇便據河東稱北漢；楚也為南唐所併。今表列牠們的分合如下：



(注九) 養子之風不自五代始，唐時已多義男，即部曲之從主姓者。當時河北諸鎮，便多有以養

子承襲爵土的，可見此風早就盛行於軍閥了。五代本是軍閥專政的時代，多蓄養子以厚樹實力的信條，他們大家都懂得，於是不管有無流弊，只要够得上收容部曲的力量時，便廣爲撫蓄了。宋歐陽修作新五代史，特爲撰義兒傳以揭之，則此風之盛不大可考見麼！

（注十）石敬瑭本是唐明宗的女婿，因與廢帝從珂不合，他便卑詞投訴契丹，借兵滅唐。他既靠外力得位，遂割燕雲十六州（地當今河北、山西二省北部）以賂契丹，並不惜尊之爲父，屈身奉事。他死後，他的姪兒重貴以不能得契丹的歡心，到底被捉北去，石晉遂亡。

（注十一）長樂老郎馮道，他歷事燕王劉守光、宦者張承業、後唐、後晉、契丹、後漢、後周，直到周世宗時才死。人家遭亂奔命，他卻長保富貴，竟作長樂老郎自序，把生平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的官勳歷敘出來，以爲榮寵。他的志節，真掃地無餘了。

（注十二）前蜀王衍被後唐攻急，李昊爲他草降表投順，前蜀遂亡。後來宋攻後蜀，李昊又爲孟昶草降表，獻給宋將王全斌，後蜀亦亡。時人夜署其門，大書「世修降表李家」六字。

（注十三）隨文帝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便是石刻初化木刻的事實。

(注十四) 畢昇爲宋仁宗時人，發明活字排印之法，詳見宋沈括夢溪筆談。

(注十五) 印刷術的傳布，與造紙法大有關係。據威爾士史綱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

tory) 和加德中國印刷術的發明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所記，則

中國實是紙的老家，傳往歐洲的線索極清。而中國發明活字印法又遠比歐洲早四百年，實在不能不說是間接受的中國影響了。

十九 宋的統一與政治革新

五代的紛亂，直到後周世宗（柴榮）手裏，才漸漸地翻身走上政治的軌道。世忠死後，幼子當家，一般貪慕勢利的武人又節外生心，趁着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出師北禦契丹，紮營陳橋驛（河南開封縣東北）的當兒（九六〇），便翻出從前擁立主帥的手段來，生生地把黃袍披在他身上，整隊回汴（開封）在這倉皇戎馬之間，又很平常地換了一朝天子了。這新天子便是收拾殘局的宋太祖。

那時中國境內，南有荆南、南漢，西有後蜀，東南有南唐（南漢亡後自貶國號稱江南），吳越，北有北漢，依然是並峙爭雄之局。不過諸國都已積衰露弱，而宋太祖恰承着後周世宗的餘烈，居然從小朝廷裏脫穎而出。許多積弱之國的中間，有這樣如日方昇的新朝出來收拾他們，自然很容易得手了。所以前後十四年間，大宋的統一運動，竟得大告成功。（注一）所未得收隸版圖的，只有後晉時陷遼的山後十四州而已。（注二）

宋太祖鑑於唐季以來的方鎮之禍，便因宴飲的機會，從容以杯酒之力盡釋故人宿將的兵權。（注三）諸鎮主帥缺出（或因死亡，或因遷徙致仕），便用文臣來代知州軍事。又令鎮府所領的支郡都直轄於京師，設通判來佐理郡政，凡兵民之政，郡守都須與他會同簽決。各路的財賦則別置轉運使管領牠，不關地方官調度。軍事之權更是集中，各州的精壯既盡挑入京，升做禁軍；又另立更戍法，（注四）配防邊城和各要地。從此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張，五代武斷的弊風便無形革去了。

可是積久玩生，這種救濟的設施，漸漸地應付不了後來新發展的時勢，所以傳到神宗即位以後，政治上便起了一種絕大的革新運動，使全國上下都感受到不少的影響。原來宋朝開國的時候，東北的遼和西北的夏早就確佔勢力，雄視一方；中國既與強鄰逼處，外交又每多棘手，因此真宗、仁宗以後，只得分送歲幣。（真宗時許遼，仁宗時許夏，前稱「納」，後稱「賜」）暫圖結好。到得此時，爲了這兩大筆歲幣，真弄得民窮財盡，供給不暇了。史稱神宗是個英主，碰到這種境界，如何不思自振。然而大敵外壓，府藏內虛，非得想個法子來改革自己的內政，那里可以有爲！於是，以經濟自負的王安石（注五）便自然而然地與他聯手猛幹了。

王安石本是意志堅強的政治家，他執政的時候，看定亟待整理的，便是財政和軍政，所以他放手做去，不顧一切。關於財政的設施，他奏立一個根本的整個機關，叫做「制置三司條例司」。把全國一應歲出和郊祀大計都由司裏編著定式，分頒照行；每歲裁省冗費，約有十分之四。其餘一切積極的政策，大都也在此議行。

當時最有影響於民生的，便是「青苗法」和「免役法」。(注六)至於整理賦稅，則以「方田均稅法」爲最根本。(注七)此外「市易」「均輸」(注八)等法，也都是關於經濟的重要行政。關於軍政的改革，他先着手裁兵。(注九)裁兵的善後辦法，便把從前的更戍法廢除，置將統兵，分紮各路。(注十)另外又推行「保甲法」以期民兵制度的實現。(注十一)特置「軍器監」以謀武器的改良；創立「保馬法」。(注十二)以求官馬的蕃息；實都是確有計畫的措置。

如此做去，似乎應該有點起色。然而那時的士大夫頗有務爲名高，好持苛論的氣習，凡事都喜起鬩，(注十三)結果卻兩敗俱傷，徒然紛擾了一場。所以神宗一死，全功盡棄。(注十四)

(注一) 太祖乾德元年(九六三)慕容延釗平荆南；三年，王全斌收後蜀；開寶四年(九七二)，潘美克南漢；八年，曹彬下江南。太祖死，弟太宗繼立，吳越便於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納土除國；北漢也於明年經太宗自攻出降。於是境內復得統一。

(注二) 石晉路遼的十六州，在周世宗時已把瀛、莫二州收回，改置雄州與霸州。所以那時中國與遼便以瓦橋關爲界。

(注三) 宋初，石守信、王審琦等典禁兵，都是太祖的故人。一日會宴，酒半，諷示爲帝之不易。守信等悟，明日皆請罷兵。

(注四) 宋太祖既選各州的精壯爲禁軍，留在本州的廂軍，當然都是汰剩的老弱，實在不任戰守。所以邊城要塞及各處需兵防守的地方，遂由中央派禁軍分駐；一年一換，更番迭代。如此則一面使兵士習勞，不致疲玩；一面又得令禁軍週知各地的形勢。這便是更戍法。

(注五)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時便有矯世厲俗之志。歐陽修曾爲延譽，聲望因此日高。仁宗時，他會上萬言書陳得失，朝廷不能用，遂以母憂去官。終仁宗、英宗之世不出。神宗立，因韓維薦起知江寧府。數月，內召爲翰林學士。奏對稱旨，不久便爲宰相，傾心委任。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他的傳。

(注六) 青苗法是陝西轉運使李參所行，當春種時，由官酌量情形，借錢給農民做耕作的資本。

到收穫時加利還官。安石採取此法，推行到各路，使用常平、廣惠等倉的錢穀做借本。這樣一來，富人重利盤剝的弊害，着實救濟了不少。免役法是改差役爲雇役，令鄉戶各按等第輸免役錢；本來無役的人家出助役錢。官用此錢另外募人充役，不再簽差。

（注七）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之地爲一方，每年九月，由縣令委佐官分地丈量，於每方地角，立一標識。丈量既畢，經界自正，然後考察土性的高下，估定賦稅的數額。

（注八）市易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罰其錢百分之二。均輸法則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凡上供之物，俱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畜買。

（注九）安石把不任禁軍的降爲廂軍，不任廂軍的復爲民。史稱「所裁減者甚衆」，可以想見他裁兵的勇決了。

（注十）「將兵」之制，爲安石救濟番戍的一種新設施。他擇地置將，各統兵卒，就地訓練。這樣分鎮屯守，無事則可免更番之煩，有事則又省調遣之勞；且將與兵習，指揮自便。詳見宋史兵志。

(注十一) 保甲法以十家爲一保，保有長；五十家爲一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有都保正及都保副。戶有二丁的，以一丁充保丁。保丁中每日輪派五人備盜。後來又教保長弓馬武藝，使他們轉教保丁，簡直採取軍事訓練的精神了。

(注十二) 保馬法令民養官馬，免除一部分應納的租稅。都以監牧現存馬給之，或由官給價令自買。除趕逐盜賊外，不許乘越三百里。歲一閱其肥瘠，有病死的，責令補償。

(注十三) 眞宗以來，朝臣已有朋黨之爭。後英宗入繼仁宗，爲要追尊生父濮王，更鬧得一天星斗，至於互誣。王安石出頭辦事，正當濮議之後，大家閒爭未休，忽然來了一個自信太甚的人，從事於大刀闊斧的改革，如何不把他們嚇壞，於是自居守正的，重又聯合起來，一致攻擊，連平素替安石延譽的歐陽修也變了反對黨了。凡是安石所創議推行的諸法，他們概稱做「新法」，沒有一項是不反對的。

(注十四) 神宗死後，舊黨與新黨又演了好幾場的政爭，竟把新法二字做了黨爭的工具。直到徽宗用蔡京聚斂供應，還得借紹述神宗的名目來做個杜絕反對的武器。於是一般人便歸咎新法，

連王安石也受了九百年不白之冤。

二十 書院的興建與道學的流派

宋朝收拾五代的殘局，整理出統一的頭緒，在歷史上遺留給後人的印象很大，不但政治史上深刻着大改革的殘影，至今未滅，而且學術史上也染着很濃的色彩，與已往的時代不同。這濃彩便是當時流行的「書院」與自成宗派的「道學」。這二者互為因果，（註一）便在學術社會大放光明，竟造成八百年（一一〇〇—一九〇〇）道學的天下，籠罩了宋、元、明三朝人士的思想。所以宋朝實是近古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時代。

今先說那時書院的情形：

書院的建設，是科舉積弊的反動。晚唐以後，一般有心人眼看着科舉已成弩末，特創一種講學的機關，隱然代替那些徒擁虛名的官學。（註二）鹿洞石鼓，應天、

嶽麓四大書院(註三)在宋初已很著稱，可見那時民間的學風實已養成。後來王安石創太學三舍法(註四)來補救科舉之弊，當時民間私立的書院必然更形發達。而且牠們的規模比官立的州縣學反見完善，於是前規後隨，到處仿行，文風稍盛的地方，雖鄉鎮市集也幾乎編設了。胡瑗在蘇湖一帶官學講學，分「治事」與「經義」兩齋，本富有書院的精神，一時名動朝野(註五)。政府竟採用這種制度作為太學的新學制。

這時印刷術的應用漸廣，自後唐馮道請校刻九經發賣以來，宋太宗又購募亡書，命有司摹印史記、漢書、後漢書等行世。於是卷軸變做書冊，鈔錄之功大省，而刻書流布的事業便成了新興的風會(註六)。那時講學的風氣這樣盛，書本之流布這樣便，各地的書院便自然而然地流為聚書傳習的唯一根據地。所以後來各派學說的傳布，大多數是憑藉書院的。

次說道學的起原與派別：

道學的起原與道士頗有關係，是無可諱言的。（注七）所以道學的兩個先鋒，邵雍傳得道士的「先天」之學，周敦頤傳得鍊丹家的太極圖。這兩位先生可算是道士與道學過渡時代的代表。（注八）但道學的成立，全靠程顥、張載、程頤三個人。（注九）他們雖脫離了道士派，而他們都受過道家與禪宗的影響，所以他們的道學只是受了道學、佛教影響的「新儒教」。（注十）

程頤年壽很高，門徒徧於四方，在北宋諸儒中他的影響最大。他的哲學有兩方面：「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的方面注重在靜坐存養。致知的方面注重在格物窮理。主靜主敬實在是釋、道兩教裏坐禪修煉的餘波。格物致知雖出於大學，（注十二）但程頤發揮得最有力，可算是他的特別貢獻。

主敬是向內的工夫，格物是向外的工夫。到了南宋，這兩條大路便成了兩大學派。陸九淵（注十三）的一派偏重向內的工夫，以爲心卽是理，理卽是心，更不須向事物上求理。他們注重德性的培養，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注十四）「學苟知道，則六

經皆我注脚。」朱熹（注十三）雖不廢主敬存理的工夫，但他一生勤勤懇懇地注釋古書，研究學問，很明顯地偏重「致知」的方面。他論「格物致知」道：「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當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盡窮之，以求致乎其極。」這種主張，頗近於科學家窮理的態度。

道學重視自然，故偏於保守而不貴進取，不急功利。宋朝的道學家說心說性，注重教育，故不贊成急驟的改革。王安石變法的時候，程顥、程頤依附司馬光，處於反對黨的地位。後來哲宗、徽宗兩朝，王安石的餘黨得勢，把當日反對新法的人一網打盡，立「黨人碑」，頒示天下。這叫做「元祐黨禁」。（注十四）程頤那時還活着，他和他的弟子受黨禁的痛苦頗多。但南渡之後，程門的弟子又漸漸得勢，道學又盛行了。

朱熹是程頤的四傳弟子，（注十五）他也享高壽，門徒衆盛，聲譽隆起，頗遭當時政府之忌。又因政黨的關係，朱熹一派竟被政府列入「偽學黨籍」，禁止進用。這

叫做「慶元黨禁」。(注十六)但不久「偽學」之禁就解除了。朱熹死後九年，政府追謚「文公」。二十年後，周敦頤、程顥、程頤也都賜謚。從此道學竟逐漸成爲一種「國教」了。(注十七)

(注一) 有了書院來講肄傳習，學術的流播便得容易推廣的機會；有了道學那面大旗做了標識，自然號召呼應，容易打成一貫的系統。所以這二者是互爲因果的。

(注二) 科舉盛時，官學只是虛設，名目是入學講習，其實大家不照這樣行的。結果，只有書院裏有人爲換膏火而作文，州縣學的教官卻竟可閒坐冷齋，拱手仰屋了。

(注三) 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廬山上，卽南唐學館的舊址。石鼓書院在湖南衡陽，唐憲宗時李寬所建。應天書院在河南商邱，宋真宗時應天府民曹誠所建。嶽麓書院在湖南長沙，宋初潭州守朱寬所建。

(注四) 王安石創太學三舍法，於太學中置八十齋，每齋容三十人。計分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積分升舍，很像後來的學校。生徒由此畢業的，都得選用。其

後罷科舉，竟專用此法。但反對黨的餘勢尙存，科舉的死灰不久又復燃着了。

(注五)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當仁宗時，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弟子以數千計。那時的士習，方以詞賦相高，獨湖學重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治事兩齋，擇疏通有器局的，研習經義；有治事材的，各治一事，且另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務極精究。所以湖學多通材。仁宗聞之，一面取其法詔天下各學著爲令，一面召他入京掌教太學。宋代的人才學術有這一點成績，他實有開路之功。傳在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注六) 書鋪刻書，在宋時是新興的業務。宋板書的後面，往往嵌刻發賣書鋪的牌子，與近來新書的版權頁相彷彿。那時刻書之風已成，不但書鋪要刊印發賣，便是好事的私家也多有競相傳刻的。

(注七) 道士與儒家的關係，全靠周易一部書。周易繫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這種自然的、唯物的宇宙觀，宋代的道學就由此推行而出。況且那時的周易經過了陳搏、种放一班道士之手，自更不免沾染了許多道士的氣味！

(注八)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居洛陽最久。有伊川擊壤集及皇極經世書。周敦頤字茂叔，道州濂

溪人，有通書及文集。這二人實是道學的開山祖師，但都深受陳搏、種放的影響。宋史卷四百二十七有他們的傳。

（注九）程顥字伯淳，洛陽人，人稱明道先生。他的兄弟程頤字正叔，人稱伊川先生。他們有二程全書。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人稱橫渠先生。有西銘、正蒙等書，正蒙爲道學家著作中最有系統之作。這三人宋史都有傳，與邵、周同卷。

（注十）新儒家在宇宙觀方面，主張一種理氣二元論。用「氣」來替代道家的所謂「無」，佛教的所謂「空」。氣凝聚爲萬物，又散而歸於太虛。又有個「天理」（有時也叫做「道」）無所不在，周行不已，爲「生物之本」，爲變化的主宰。在人的方面，他們也主張這種二元論。以爲人稟受氣質而成形，這是氣質之性；天理附著於氣質之中，這是理義之性。人所以有愚昧罪惡，都由於氣質之蔽。但理是善的，故我們仍可說性是善的。氣質的表現在於情欲，故常說「存天理，去人欲。」——這便是新儒家的新教義，也便是道學家的根本信條。

（注十一）大學與中庸本是禮記中的兩個短篇。宋儒把牠們極力表彰，後來遂與論語、孟子合

稱「四書」。

(注十二) 陸九淵字子靜，金溪人，人稱象山先生，有文集。宋史卷四百三十四有傳。

(注十二)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僑居閩中，著作甚多，有朱子大全集、朱子語類等書。宋史

卷四百二十九有傳。清王懋竑著有朱子年譜，最詳盡。

(注十四) 元祐是哲宗初年的年號，那時司馬光當國，高太后臨朝，廢除一切新法。元祐黨人是

指元祐時代當國的人和他們的黨羽。黨人碑立於徽宗崇寧二年(一一〇三)。

(注十五) 程頤的弟子之中有楊時是閩人。楊時傳羅從彥，從彥傳李侗，李侗傳朱熹。這一支叫

做「閩學」。世稱濂(周敦頤)、洛(邵雍與二程)、關(張載)、閩。

(注十六) 慶元是寧宗的年號。韓侂胄與趙汝愚同擁寧宗得光宗位，自然大家總有點居功的

意思。但侂胄挾外戚之勢，竟排去汝愚。又以朱熹等附汝愚，只索干犯清議，目他們爲僞學，禁用其黨。

凡曾受僞學舉薦之人，都記入僞學籍中；因此得罪的，共五十九人。

(注十七) 朱熹著作最多，他注解的周易、詩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後來風行天下，尊爲定本。明

太祖得天下之後，以同姓的關係，更推崇朱熹。明成祖叫一班儒臣把道學家的精義採集成一部性理大全，作爲一種欽定的道學教科書。這時候，道學真成了國教了。

二十一 遼金夏的興亡與中國的陷落

宋代的學風這樣盛，當然是一個榮耀的時代，但同時又是一個最受異族侵逼的時代；外交既着着失敗，終於把整個的中國完全淪亡了。因爲遼、金、夏的興衰起落，都與牠有密切的關係，時以中朝委屈了一輩子，到蒙古勃興時，只索同歸於盡。有人說：「宋朝三百多年的天下，倒受了二百多年的氣，前半截（北宋）受制於遼、夏，後半截（南宋）被壓於金人，結果便給胡元吞去。」這話實在不錯，我們不就可以想見當時的國勢麼！

遼卽契丹，本鮮卑宇文氏的後裔。唐末，已據有東北，儼然一獨立邦了。（注二）不久，他們又因扶助石敬瑭開晉滅唐的緣故，坐得燕、雲十六州。與是今河北、山西兩

省的北部便給他們取去，建立一個強固的國家，建號爲遼。(注二)夏的先世出於黨項，唐亡時，也已世有銀、夏等州，(陝西北部迤西一帶)雄視西北。但尙敷衍中國，未曾抗顏揭號以示決絕罷了。(注三)

宋初一統中國，卽屢與遼戰。但始終未能恢復周世宗以前的失地。(注四)而真宗卻與他們訂下澶淵之盟了；到底歲輸銀絹三十萬，買個暫時相安。(注五)夏則入宋以後，叛服不常，雖迭煩兵革，依然不能戢住他們的野心。(注六)延至仁宗時，只得正式承認他們的首領趙元昊爲西夏國主，且歲送銀綺茶絹二十五萬五千。(注七)從此，今陝、甘、西北一帶地便非宋朝所有了。那時遼知中國新向西夏示弱，便又派人南來，勒逼議界。費了好多唇舌，才允南朝每歲加輸銀絹各十萬，不再求地。(注八)這樣對付過去，居然三方維持了和平一百多年。但宋朝的痛苦實在也受得够極了。

徽宗時，遼國東北的女真更新興了一個金國，屢與遼人爲難。(注九)宋朝知道

了，以爲復仇可待，便約金攻遼。（注十）那時遼已積衰，無法應付，結果便因夾攻而亡。但他們的宗支仍率衆西走，在中亞地方重建西遼。（注十一）徽宗本是個荒淫之徒，政治早已攪得很糟。現在舊敵固然借着外力而摧滅了，可是新興的敵人就是幫他摧滅舊敵的健者，他如何對付得了！所以事隔不久，金兵便越境南下，打破汴京，把徽、欽父子並后妃宗族二千多人生生地擄去；（注十二）使宋人在北方終於站不住腳，只得輾轉退避，便成了康王南渡之局。

康王構是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因父兄被擄，便在南京（河南商邱縣）卽位，藉維人心。但他始終避敵，只能蹣跚在江南，把個稱做「行在」的臨安（浙江杭州）竟默定爲新遷的都城。汴京故土遂一輩子沒入敵手了。所以史稱靖康之後爲南宋。這康王構便是南宋的高宗。高宗南渡之後，雖也曾交戰頻年，勉力支撐，到底還只得屈服請和。（注十三）不但割棄了淮水和大散關（陝西寶雞縣境）以北諸地界金，而且奉表，納幣，稱臣，受封，才得把徽宗帝后的遺柩迎還。那時宋、金的關

係竟彷彿後晉的對於契丹了。

自從這項議和之後，又開了兩次釁端：一次是金亮的南侵，（注十四）一次是韓侂胄的北伐。（注十五）前一次金稍損失，後一次宋又大虧；不過無論怎樣，宋總是被金厭住的。（注十六）但後一次議和時，蒙古的成吉思汗已早在漠北出頭，先後併滅諸部，打敗西夏；（注十七）轉瞬之間，他竟成了東方唯一的霸者，那次宋、金的交涉，在他眼裏簡直只是一種雞蟲的得失罷了。

成吉思汗既得勢，蒙古的聲威便遠近震懾，凡有兵事，他們總是主動的攻擊者。所以他存夏主覲卽位之二年（宋理宗寶慶二，公元一二二七）親將攻滅西夏。他的兒子窩闊台又在金哀宗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公元一二三四）滅金。後來他的孫兒忽必烈經略西南，與宋開衅，宋朝益不能支。理宗景定元年（一二二六〇）忽必烈嗣位，建元中統，與宋修好。宋朝爲賈似道所誤，（注十八）竟弄得攻守都非，始終疲於奔命，不曾有過半日清寧。至蒙古至元八年（宋度宗咸淳七，公一

二七一)忽必烈始建國號爲元，史因稱他爲元世祖。從此以後，元勢逐漸南逼。過不上五年(宋德祐二，元至元十三)，竟把宋恭帝捉去。越二年，宋端宗在礪州(廣東吳川縣海中)憂死。明年，宋帝昺在厓山(廣東新會縣海中)跳海。於是元朝統一中國，遂開外族奄有華土的創例。

(注一) 唐末，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併滅諸部，役屬奚、室韋等，又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部族都爲他的聲勢所懾服。他又能用漢人韓延徽爲謀主，築城治市，墾荒安集，把自己的內部治好。所以後梁末帝貞明二年(九一六)他便改元神冊，進號稱帝。這便是後來追尊的遼太祖。

(注二) 阿保機死後，次子德光嗣立，雄武不滅乃父。立十年(九三六)，石敬瑭前往求救，他便趁勢興兵，自督大軍南下。攻滅後唐，援立後晉，遂得賂地十六州。於是契丹的疆域，「東至海，西至金山暨流沙，西至臚胸河，南至白溝。」(見遼史地理志)便在中國的北方蔚爲一區大國了。立晉的明年，他即改元會同，建國號爲遼。因此，史稱遼太宗。

(注三) 西夏之先本拓跋氏，出於黨項，或疑他們也是鮮卑人，大約在那邊做酋長的。唐末，拓跋

思恭因助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用他爲定難節度使，使鎮夏州（陝西橫山縣）。唐亡，他們便世有夏、銀（陝西米脂縣）、綏（陝西綏德縣）、宥（綏遠鄂爾多斯地）、靜（米脂縣北）五州，虎踞西北邊陲了。

（注四）宋太宗打平北漢之後，卽移師攻遼。但結果是在高粱河大敗而回，絲毫未曾得手。後來因聽得遼聖宗新立，蕭太后當國，又令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分三路出兵，大舉攻遼。然這一回又落了三處挫敗，反使東北諸州，多被俘掠。由是，連年侵擾，終太宗之世不能消弭邊患了。

（注五）宋太宗死，子眞宗立，不上兩年，遼聖宗自將南攻，至澶州（河北濮陽縣西南）；派兵渡河掠山東。眞宗親出抵禦，師次大名，契丹乃引還。不數年，遼聖宗復奉蕭太后大舉侵宋，前鋒又及澶州。宋宰相寇準力勸眞宗親征；勉強渡河，軍心驟振，居然把遼穩住，願與宋朝議款。宋派閭門祇候曹利用前往磋商，結果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遼聖宗稱宋眞宗爲兄，眞宗稱蕭太后爲叔母。從此兩下罷兵，在國際上正式成立了對等的與國，便是所謂「澶淵之盟」。

（注六）夏自入宋以來，叛服不常。太宗時李繼捧入朝獻地，但其弟繼遷便叛去。未幾，繼遷襲陷

銀州。宋朝卻用招徠政策，賜繼捧姓名爲趙保忠，仍叫他做定難節度使。既而繼遷也來請降，即便用他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爲趙保吉。眞宗時，保吉又攻取靈州（寧夏靈武縣），改稱西平府，藉爲根據。後來保吉死了，其子德明便向遼告哀，遼封他爲西平王。那時宋與遼新結盟，不欲另啓邊釁，只賜諭給德明，令他自審去就罷了。德明利中國的茶帛，表示恭順，宋也封他爲西平王。仁宗初年，德明死，子元昊（後改名曩霄）嗣，勢力早成，野心更熾，便改元大慶，竟稱起大夏皇帝來了。

（注七）趙元昊既與宋抗，彼此連兵五六年，中國爲他消耗的財力和兵力着實不少。無可如何，只得拉個面子，封元昊爲西夏國主，歲賜銀茶。元昊一面受封，爲換取歲幣的工具，一面卻自帝其國，絕不少變了他的雄圖。

（注八）西夏剛得相安，遼與宗又差翰林學士劉六符等求周世宗所取關南地。仁宗差右正言富弼往報，幾經爭辨，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才得勉強把這將破的國交維持下去，仍算和平了結。

（注九）女真自云出古肅慎氏，其部屬的根據地恰當現在東三省東北大部和俄領沿海州，遼與他們住在混同江附近的，屬遼籍，號熟女真；其餘散處在黑龍江、長白山之間的，不聽遼管轄，號生

女真。後來遼人因避興宗（宗真）的名諱，便又概呼他們做女直。他們本是樸實勇悍的民族，自然不甘附人，所以生女真的酋長是向由部人自推英雄充任的。到了遼天祚帝天慶五年（宋徽宗政和五，公元一一一五），他們的酋長完顏阿骨打便抗遼稱帝，建國號爲金。於是攻取遼的東京諸州（遼寧遼陽一帶），聲勢日盛，遼已岌岌不可支持了。

（注十）約金攻遼之議，出自童貫。貫使遼時，燕人馬植求見，自言有滅遼之策。貫很信他，便把他暗地帶回，改姓名爲李良嗣，引見徽宗。徽宗也十分相信，便賜他姓趙，以示尊寵。後來他屢次浮海使金，竟結成滅遼害宋之禍。

（注十一）遼亡時，遺族耶律大石尚有兵萬餘，知不敵金，乃率領西去，別建西遼於阿母河域，稱天祚皇帝。從此在那邊傳國數輩，居然爲西域一大國；直到蒙古興起時才見奪於乃蠻的遺裔古出魯克。

（注十二）遼既滅亡，宋、金之間便失了緩衝。所以收回燕山已很費力，更不必希望別的利益了。兼之阿骨打（金太祖）死後，其弟太宗（吳乞買）更是英武；宋朝不給他把柄，他尚且要借端尋

憂，何況徽宗這樣的縱情聲色，怎麼不叫敵人生心呢！因此，過不上幾時，便因納降叛將張瑩開辟，金兵即分道南攻。徽宗知事不濟，只得傳位給兒子欽宗，自稱道君皇帝。欽宗即位，改元靖康，頗想力圖振作。無如局勢已壞，而又和戰不定，所以延至靖康二年（金太宗天會五，公元一一二七）便遭虜辱之禍。

（注十三）高宗南渡後，名將如張浚、劉錡、韓世忠、岳飛等，都曾力戰卻金，甚且乘勝追逐，使金人受過巨創，相當懼怕。但當時國庫空虛，餉項不繼，而羣盜生心，尤不能放手直幹。（如打開宋史高宗本紀一查，便可知那時盜賊之多，真是一件內部最可怕的事。）所以終於不能久持，只得屈志求成。當時岳飛反對和議最力，竟爲主和的秦檜所誣殺。

（注十四）金亮於皇統九年（宋高宗紹興十九，公元一一四九）弑熙宗自立，改元天德。自京遷都燕京，稱中都；後又都汴，稱南京。他心想滅宋，統一中國，所以十年之後，便大舉南侵。那時宋的宿將只剩劉錡，那里敵得住他，金亮便直趨采石，將渡江南。恰巧金朝內部變亂，反對金亮的，擁立世宗於遼陽。他聽得此信，已着了慌，宋中書舍人虞允文便得把他打敗。金亮退至瓜洲，被他手下人

所害，於是宋人竟得乘機收復兩淮諸郡，又東取唐、鄧、陳、蔡、海、泗，西取秦、隴、商、虢，遂爲孝宗與金改約的張本。

(注十五) 韓侂胄既排去趙汝愚，雖嚴申偽學之禁，而道學之名已立，究竟難免清議的非難，於是總想立點功勞，好間執人口。寧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一二〇四)遂定議伐金。結果，宋兵大敗，淮西諸地盡失。侂胄自知不了，暗使人至金，透露和意。金人必得侂胄之頭始肯休，議遂決裂。未幾，楊后之兄楊次山與史彌遠合謀，把侂胄殺掉，竟送頭於金以成和。

(注十六) 宋受金的壓迫，可由下表中看出不平等來：

年 代	兩國關係		宋 輸 歲 幣 額	約 上 的 境 界
	金	宋		
徽宗時 (一一三三—一一三六)	與國	與國	銀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以燕京一帶爲界
欽宗時 (一一二六—一一二七)	伯	姪	同 上	以河北三鎮讓 <u>金</u>
高宗時 (一一一四—一一一七)	君	臣	銀二十五萬兩 絹二十五萬匹	以 <u>淮</u> 水大散關爲界

孝宗時 (一一六五)	叔姪	銀二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同	上
寧宗時 (一一〇八)	伯姪	銀三十萬兩 絹三十萬匹	同	上

(注十七) 蒙古本是室韋的一部，即蒙兀室韋，又稱蒙兀斯。居地當黑龍江之南，以漁獵爲生而俗最勁悍。金盛時，已很難對付，只得割西平河（克魯倫河）以北二十七團寨給他們，並歲送牛、羊、米、豆，封他們的會長合不勒做蒙輔國王。但合不勒不肯受，只管他自己統一諸部，自號大蒙古國。直到十多年後，兩下才得言和。金朝送他的歲幣很厚，他卻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那時大漠南北，諸部錯列，東起黑水，西抵西域，大大小小的，何啻十數；後來他的孫兒也速該居然把近旁的部落漸漸地吞併了，聲勢陡然強盛起來。不久，也速該被人毒死，他的兒子鐵木真只十三歲，很受了一些魔難。但他是個極有能力的人，結果竟被他打出頭來。諸部會長便在斡難河（敖嫩河）上召集大會，公推他爲成吉思汗，這便是蒙古的太祖。

(注十八) 賈似道在理宗朝已握權，適忽必烈圍鄂州，似道便自己帶兵赴援。然而蒙古兵勢極盛，他竟無法可想，遂私下差人到忽必烈那邊求和，情願稱臣納貢，畫江爲界。剛巧忽必烈要回去奪

位，便趁此收篷，答應了他。他看蒙古兵退了，竟把那些求和醜詞一概瞞起，反以大捷邀功。及蒙古派郝經到宋修好，似道生怕那事發覺，便把來使拘囚在真州，不讓他到臨安。於是蒙古與宋朝的兵爭就無法解免了。度宗即位，似道益發專橫，只顧自己做太平宰相，卻把國事丟在一旁。襄陽是當時南北襟喉的要地，然而被圍六年，似道竟不一救，致守將呂文德憂憤而死；文德之弟文煥也力竭降元。從此，沿江直下，度宗死後二年便有恭帝被捉之禍；宋朝的命脈，由是着了一刀。

二十二 蒙古的設施與民族革命

當蒙古的勢力未入中國之前，曾先後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註一）這幾次西向遠征的結果，便建立了欽察、窩闊台、察合台、伊兒四大汗國。（註二）恰巧那時西方也因耶回兩教相爭的結果，歐洲諸國正起「十字軍」。（註三）東來，威壓回教。雙方出發，一西一東，兵行所至，運道自關，於是亞歐間的交通，突然便利，而異地人湊集到東方來的自然漸多了。及世祖入臨中國，自嫌以外族作客帝，對於別的部

族都起了一種同情，而予以種種優遇，獨於中國故土的百姓卻很施過不平等的壓迫。^(註四)所以當時政治上的措置，到處給中國人以很大的刺激。

那時衙署的官僚，首長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漢人、南人便只能做到副貳之職。^(註五)及仁宗皇慶二年（一二三三）參酌中國舊制，仿行科舉，似乎百姓的應舉出仕總該比從前公平些了；然而分挂兩榜，待遇顯有高低。^(註六)而且漢人、南人更須於考試諸藝之外別通蒙古字學及回回教，才得賜給出身。那麼這時候的中國人在政治上的活動能力也就可想而知是很有限的了。

但這還是用人行政的大體策略，還是客帝不能忘懷遺民的應有態度，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希罕。此外元政府的設施，更有直接而且普遍的損害加在中國人的頭上的，那真是無形的鎖拷了。這鎖拷便是縱容外來番僧的騷擾。^(註七)百姓正苦投訴無門，而宣政院裏倒先奉有聖旨，定下「毆西僧者斷其手，毆西僧者截其舌」的新刑條了。這是何等的難堪！

元朝這樣的政亂俗乖，與中國的民情實在太不相容。所以牠的壓力雖大，防護雖周，(注八)到底鎮不住中原老民族的信心；一有機會可乘，便挺身出來革命了。他們未入中國之先，聲勢何等浩大，然而一到中國，不及百年，便只得拱手退出，正是這個道理。又兼他們君位繼承易啓爭端，(注九)因此擾攘不寧，只是家門勃谿；不但四大汗國永與中朝分家，就是自己一房的承襲也是鬧得不可開交。傳到順帝手裏，元朝的窘狀已經畢露，(注十)又加河決凶荒連年告警。於是^{有心的}雄桀便紛紛起兵造反了。到那時，元朝竟束手無策，只好坐觀成敗。

這班起兵的羣雄，原與秦末、隋末的人物同出一個模型。所不同的，只因元朝漢官無權，起來角逐的卻都是些平民罷了。那幾路造反的人馬中間，也儘有幾個有守有爲的角色，——如陳友諒、張士誠，(注十一)——不過機會不湊手，倒被皇覺寺裏的小和尚——朱元璋——打出頭來，一掌成功。原來朱元璋憑藉了郭子興濠州的遺產，(注十二)於十四五年之間，掃蕩羣雄，驅走蒙古，(注十三)竟得定都應天。

府（即今首都）由吳王進稱皇帝，建國號爲明。於是一轉移間，中國的老民族居然從異族的羈絆裏解放出來，而朱元璋也就成了明朝開國的太祖高皇帝了。

（注一）蒙古的三次西征：第一次（一二二四）由太祖親將，前鋒速不台、哲別諸將深入歐洲，打破俄國的聯軍。第二次（一二三七）在太宗（窩闊台）時，拔都爲將，這一役竟把俄王虜獲，諸部酋長都降。第三次（一二五八）在憲宗（蒙哥）時，旭烈兀爲將，滅報達（即大食八吉打）大掠西亞。當時蒙古聲勢之盛，在世界上實罕有其匹，西方人至把他們的兵力比做「上帝之鞭」，可想那厲害的印象是怎樣的程度了。

（注二）成吉思汗打定西域以後，把所得諸地分給四個兒子。朮赤分得鹹海、裏海以北之地，建立欽察汗國；窩闊台分得乃蠻舊壤，當今阿爾泰山以西一帶地方，便叫窩闊台汗國；察合台分得遼舊疆，便叫察合台汗國；拖雷分得和林舊業，原望他世守漠北。後來定宗（貴由）、憲宗兩朝，拖雷的兒子旭烈兀戡定西亞，花刺子模以南之地都歸他後人管轄，便另立了一個伊兒汗國。

（注三）歐洲人要想把回教屬地中耶路撒冷聖地奪回，便起了七次的戰役，與回教徒抗爭。軍

中以十字爲號，故號「十字軍。」只有第一次是得到勝利的，其餘都失敗了。其中第五、第六兩次，恰與蒙古西征的時候相差不遠。

〔注四〕元朝很獎掖他種人（色目），用以陵壓漢人（滅金後兩河遺民的通稱）和南人（滅宋後江南遺民的通稱）。處處自擡身分，橫施壓抑，務使被征服者不能公然出面，與他們爲難。譬如漢人，南人是尊師重儒的，他們偏裝做輕蔑的樣子，而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謠。其實他們的心裏又何嘗不怕百姓的讀書明理；何嘗不怕南人的希圖恢復呢！所以他們對於中土的百姓在在防遏，而待南人尤酷。不但把江南人不准挾藏兵器的特例勒爲禁令，而且每聚十家必設一甲長，駐在那里監視一切。因此，甲長便得唯心所欲地侮虐百姓。

〔注五〕元官多用蒙古人爲長，所以終元之世，位至丞相的，只有哈散（回人）史天澤、賀唯一三人不是蒙古人。直到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江淮大亂，順帝才下詔說：「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可見久不用南人，到此才想借以收拾人心罷了。

〔注六〕元代尙右，科舉揭曉，凡蒙古、色目挂右榜，漢人、南人挂左榜。名注右榜的，只考兩場；左榜

的，要考三場。而蒙古色目有願就漢人南人的科目應試的，中選後得加一等注授。

(注七) 元世祖尊信番僧八思巴爲帝師，封大寶法王之後，喇嘛僧的勢力便突然增盛。後來掌管寺院僧徒的「宣政院」漸漸擴張開來，竟變做最有權力的統轄軍民機關，於是他們更有極穩固的靠山，益發縱恣了。那時帝師的尊寵，固然不消說得；而散在外面的番僧，更是無所不爲。有發掘陵墓，委棄骸骨的；有強佔民房，肆行凶虐的；有毆禁職官，辱罵王妃的。政府既置之不問，百姓更何處投訴呢！

(注八) 元人防備漢人，真是無微不至。因兵籍是軍機重務，漢人便不得闕知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的，也只一二長官知之。所以內外兵數的多寡，漢人竟沒有知道的。

(注九) 蒙古的汗位繼承，沒有一定繼體的太子，預備着接做嗣君的。等到汗位出缺，由宗王、駙馬、諸將集會公推，叫做「庫里爾泰」。因此，有被選資格的，便不免暗鬪爭位。定宗以後，已起紛爭，世祖卽位，更不由大會公推，悍然自立，於是這爭位暗潮永遠在那里鼓湧了。

(注十) 元朝因濫行交鈔，信用大壞，物價不能與鈔幣相權，因以飛漲。順帝時，物價已貴十倍。後

來軍儲犒賞都用交鈔，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京師至以鈔十錠不能易斗粟。所在郡縣，皆以貨物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都廢擱不能行使。

（注十一）陳友諒據湖北、江西，稱漢王；張士誠據蘇、常、杭、湖諸郡，稱吳王。他二人在羣雄中最有謀略，最饒實力。但以不能合作的緣故，終於被後起的朱元璋翦滅。

（注十二）朱元璋少喪父兄，貧不能自生，乃入皇覺寺爲僧。元末羣雄四起，他也心動，於是投奔據守滁州的郭子興充當親兵。數立戰功，子興便署他爲鎮撫。子興死，元璋接統其衆，攻取太平，集慶諸路，自稱吳國公。打平漢王陳氏後，進稱吳王。

（注十三）吳王自平張士誠後，命徐達、常遇春分道北伐。師次通州，元順帝便帶領宮眷，夜開北門，逃出長城。元在中國的殘餘勢力，至此乃完全退出了。

二十三 明初的政略

歷代帝王立法，總着眼在防制人民的活動，好維持他永久的尊榮。一朝加嚴

一朝，君主的權力遂日盛一日了。但別的朝代開國之際總要立點美名來收拾人心，不能不緩和些。——所謂寬大之政，開國良謨，只是要暴揚人惡，表彰己功。獨至明朝，卻落了兩大便宜：

(一) 被逐的是蒙古，在民族的嫉妒觀念上，全國都予以同情，而無所用其比較。

(二) 蒙古失政，太沒綱紀，只要能够整飭些，人家方且樂於觀成，當然不會挑眼。

有了這兩層緣由，明朝的君主便得大肆雄猜，下手辣做，竟使帝王之權擴大到無可再加。太祖、成祖兩朝的殺伐政策，便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明太祖對於文人格外猜疑，屢興文字之獄。(注一)晚年更以己老孫弱（太子標早死，以孫允炆爲皇太孫，）生怕受欺，動輒借端殺人，往往株連了整千整萬的人爲他犧牲。(注二)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以胡惟庸謀反誅死，便把丞相之職

廢去，分權於六部，(注三)實則他一人集權，以便凡事親裁，別人不得措手。從此患難功臣，鮮得善終；元勛宿將，殲除殆盡；朝臣且都惴惴不敢自保了。(注四)

成祖以強藩篡國，奪了姪兒的江山，(注五)很做過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注六)爲要控御北邊，便遷都北平，改稱順天府，以應天府爲南京。所以明代的地方制，除十三布政司外，有南北兩直隸。(注七)但他的篡位在當時的清議上總是不相容的，因此他大肆殺戮，借刑獄來箝制人口。什麼「十族全除」，(注八)什麼「瓜蔓抄」，(注九)都是那時新興的殺人口號。

這樣，固已把臣下劫持得不敢隨便言動了。然而同時又利用開科取士的成法，勒定了一種限書本，限字數，限格式的八股文，(注十)竟使社會上一般優秀分子的見聞思想都無形地套上一個絡頭，再也掙脫不得。所以明代的君主更得濫施淫威，比前朝更進一步。最野蠻的，便是「廷杖」，(注十一)和「跪對」，(注十二)兩件事。他們看待臣下，竟同牛馬豬狗一樣了。

這都是太祖成祖的貽謀，影響到後來，不但諸帝的批答章奏，每多粗鄙謾罵之詞，無復禮貌；而天啟、弘光兩朝的黨獄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之禍，他們父子也實在不能不負這個作俑的責任。

〔注一〕太祖因自己出身微賤，對文人動起疑忌。凡羣臣章表中有用「作則」「生知」「帝屏」「法坤」和「藻飾太平」等字面的，都被誅戮。因諧音起來，就像說他作賊，僧知，帝非，髮髡，早失太平啊。這是何等的武斷！何等的殘暴！

〔注二〕胡惟庸死後十年，又以亂黨攀誣，族誅韓國公李善長等，株連三萬餘人。後又有人告涼國公藍玉謀反，便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誅死的萬五千人。不久，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並以無罪而忽賜死，患難功臣，至此誅夷殆盡了。

〔注三〕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撤中書省，以政權分配給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從此，「專權歸於朝廷」，所以在他的敕諭中說是「立法至爲詳善」了。

(注四) 當時朝臣鑑於功臣宿將的被殺，而百官奏對偶不稱旨又往往以捶楚致死，所以人人自危。每入朝，必先與妻子訣；既得還私宅，始相慶如更生。這種情形，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注五) 太祖因猜忌功臣，所以分封諸子爲王，以資保障；如封地當邊疆要鎮，並得節制諸將，調遣兵馬。但他死後，太孫剛才即位，改元建文，而燕王棣（建文帝之叔父，即後來的成祖）的靖難兵就起來了。不上三四年，竟打到應天，奪取大位，建文帝只落得存亡不知。——有人說他燒死，有人說他逃出去做和尚了。

(注六) 成祖爲防備蒙古遺裔的侵入，遷都北平，並舉行三次出塞的親征。最後竟病死在路上。榆木川。這樣一幹，元朝的後人便不敢南窺，而明朝乃得安居中國。

(注七) 明廢中書省，元代遺下的「行中書省」制便連帶失效。當時以近畿諸地直隸於六部，其外分設十三布政司。成祖北遷，於是今河北爲北直隸，今江蘇、安徽爲南直隸。其餘十三布政司，便是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貴州。

(注八) 成祖入應天，叫文學博士方孝孺草登極詔。孝孺不肯，成祖以「除九族」來脅他。他憤

然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強授筆札，他便大書「燕賊篡位」四字。成祖恨極，竟收他的門生鏞、廖、銘等爲一族，與方氏九族並誅。這便是「十族全除」。

（注九）御史大夫景清於靖難兵入京時伴爲迎降，旋以謀刺事覺，也被族誅。後更籍其鄉里，遂致轉相攀染，村落爲墟。當時叫做「瓜蔓抄」。

（注十）明史選舉志說：「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注十一）廷杖朝士，何等可羞，而生在當時卻不以爲奇。君臣論事，只要一不合，便即呼杖痛責。有輕微傷害的，有因重傷致死的，也有立斃杖下的。然受杖的不以被責爲恥，反以忍辱爲榮，好像被打就是敢言的表示。

（注十二）古代敬禮大臣，尚有「三公坐論，君與特揖，臨軒親送」等儀節。宋太祖時，始廢坐論，然還立着對話。及至明朝，則君坐臣跪，竟如獄囚對案聽審了。如「膝行而前」「叩頭跪俟」等話，

見於當時史書的甚多，便可知那時臣工瞻對的覈煉狀態是怎樣的難堪了。

二十四 明代的思想與士風

明朝君主的威權，照上面所說，簡直達於極點。有能力的君主，如太祖、成祖，固然自己行使這種威權；到了後世庸碌的君主，自己不能專政，這種威權便落在臣與宦官的手裏(注二)了。綜計明朝三百年的統治，自始至終，是一個很黑暗的專制時代。

在這種專制權威之下，士大夫——知識階級——的反動有四種可能的方向。一是絕對的恭順服從，二是逃遁於唯心的理想主義，三是放浪恣肆自取其樂，四是反抗。明代的思想界與士人階級在三百年中把這四條路都走遍了。

程朱的學派，此時已成了正統的學派，受政府的庇護。他們的態度是保守的，很恭順地服從權威。他們的重要代表薛瑄(注三)曾說：「自考亭（朱熹）以還，斯

道已大明，無須著作，直須躬行耳。」這差不多是說，朱子卽是真理，我們不用更求學問，但依着他行就是了。當日的道學家對朱子如此恭順，對皇帝也如此恭順。這是第一種反動。

有些才氣高朗的人是不能永遠這樣恭順的。他們不能逃出這個現實世界的種種專制的束縛，於是造出一個理想的世界，使他們的精神生活可以自由活動。陳獻章（注三）已有這種趨勢了。到王守仁（注四）這個趨勢更明顯了。他的哲學以「致良知」爲主；良知是先天的知善知惡的官能，致良知只是把這良知的命令見於實行。良知具足一切，不用外求。卽知卽行，便是知行合一。（注五）他很受的禪宗與陸九淵的影響，故主張「萬物皆備與我」，「天下無心外之物」。（注六）這種極端的唯心主義，乃是人的活動受壓迫時的一種自然躲避的處所。故王守仁晚年，朝廷上發生「大禮議」的紛爭，（注七）他始終不肯加入，只作詩以見志。（注八）這種唯心主義，是當日知識階級的第二種反動。

王學的本旨，原是尊重個人，提倡精神自由的。王守仁曾說：「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样……聖人教人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只是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這種自由的精神，也是當日時代潮流的一種表現。好的便成爲特立獨行的人物；不好的便流於放浪自恣，甘心墮落。明代有崇拜「才子」的風氣，最可代表這個趨勢。明史文苑傳說：「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豔，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這些人與王守仁同時，已知如此了。所以有人把明末放蕩的風氣歸咎於王學，那是很冤枉的。當日政治不良，做官也沒有多大意味。做官又多由於科舉，而科舉往往不能得高才。這班文人樂得自命清高，在八股文之外，做點風流側豔的詩歌，幹點放浪不拘的生活。（注九）這種生活，其實也是對政治、對社會的一種抗議。後來風氣已成，墮落的文人也借這種趨勢來遮飾他們的淫蕩生活；甚至於自稱「山人」，而實在常常奔走於權貴之門了。（注十）但這種放浪的人生，實是士人階級的第三種反動。

後來明朝的政治實在壞得太不成個樣子了，一班正人君子便不能不從那消極的態度一變而取積極的反抗態度。這是第四種反動，明末的東林、復社便是代表。

(注一) 明朝防閑臣下，無微不至，政權宜乎不會旁落了。然而終於掩不住下列的兩大破綻：

一、宰相雖廢，而貌為巽順的權奸一樣會換個方面，用諂媚來進身的。所以明明是虛銜的殿閣大學士，卻挺生着嚴嵩一類的閣老，這閣老到底還是政府的中樞。

二、不信任朝士，當然信任近侍，後來扶勢作惡，到底出了魏忠賢一類的太監，明朝便敗亡在他們的手裏。

這便是君權膨大的自然結果，也便是專制政體自身弱點的敗露！

(注二) 薛瑄，河津人，諡文清。有讀書錄及文集。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有傳。明儒學案中的河東學案尤詳。

(注三) 陳獻章，新會人，人稱白沙先生。詳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本傳及明儒學案中白沙學案。

(注四)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人稱陽明先生。他壯年時因上封事得罪了太監劉瑾，下獄，打了四十廷杖，死去復甦。旋貶作貴州龍場驛丞。他有「疾病夷狄患難」之中，尋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到了半夜，忽然大悟自己的性中具有大道，不用向外尋求。他的唯心的理想主義即在此時成立。後來他巡撫南贛，以平宸濠之功封新建伯。死後諡文成。遺著有王文成全書，其中傳習錄最有精彩。

(注五) 知行合一之說的要旨是：「未有知而不可行者，知而不可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上〕

(注六) 陽明的唯心論，他有很好的譬喻。譬如花在深山中，「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傳習錄下〕

(注七) 武宗死，無子。從弟厚熹入繼大統，便是世宗。即位後，欲尊生父興獻王，與羣臣幾費爭議。最後張璁獻策，「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到底追尊爲興獻皇帝，奉作皇考。此事爭論了十幾年，有許多人因此貶責，有許多人因此下獄受杖，有許多人竟死於杖傷。這便是「大禮議」。

(注八) 大禮議發生時，王守仁已在晚年，他不肯參加爭議，只作詩道：「……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試看他打的什麼主意？

(注九) 當時文人的風流心情，我們可引施紹莘春遊述懷散套中的叨叨令作個代表。他說：「且尋一個頑的要的會知音風風流流的隊，拉了他們俊的俏的，做一個清清雅雅的會。揀一片平的軟的櫛花茵香馥馥的地，排列着奇的美的趁時景新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任地上乾的溼的譚帳呵，便昏昏沈沈的睡。」〔花影集〕

(注十) 明季士習日壞，儘有託名隱逸而實際上卻奔走權門以自取重的人——如陳繼儒等——所以那時「山人」與「才子」並稱，很顛倒了一般社會的觀聽呢。後來有人作曲引道：「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簡直把他們形容絕倒了。

二十五 東林與復社

東林黨起於神宗朝的後半期。原來神宗中年之後，十分怠荒，(注一)政府設施，一時沒有是非曲直可見，朝臣自然容易借題互攻，各伸己力，於是黨爭便應運而起了。那時神宗久不視朝，章奏一切留中，然而這班憑藉風憲的言官卻大占勢力。(注二)這時，吏部文選郎顧憲成(注三)削職在野，便在無錫故里修復東林書院。(注四)聚集同志，以講學爲號召。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一時名流附和他的很多，就是中朝執政的人也有遙相應和的。於是東林之名大著，忌他們的也就一天多似一天了。後來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注五)等相繼講學，都是自負氣節，常與政府抗爭的，東林黨的名目便從此成立。

本來朝臣結黨互爭，已有宣崑黨(注六)和齊楚浙三黨(注七)的名色了，至此便相爲依傍，並以排擊東林，快心報復爲能事。恰巧神宗、光宗、熹宗三朝過渡的日子很近，所生的事故很多，遂有「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注八)出現，他們便找到絕好的題目了。其實三案都是宮闈細故，值不得這樣大驚小怪，可是參與黨

爭的人卻拿到了把柄，彼此不肯輕放，竟變成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互攻的工
具。

後來內監魏忠賢（注九）得勢，非東林黨便與他勾結，希圖霸占。御史崔呈秀竟把東林黨人的名字開給他，叫他一網打盡。於是魏忠賢自己提督東廠，先後把東林黨中表表的人物（注十）逮捕殺害。一面把東林黨人的名字榜示於天下，永禁他們活動；一面毀除天下的書院，并使他們無所託跡。及思宗即位，才把魏忠賢除掉，當日東林死難諸人都追予贈卹甚厚。

東林的領袖諸人皆用他們的氣節和正誼與惡勢力奮鬪；他們的背後實在沒有什麼組織。（注十一）魏忠賢被誅以後，一班少年的文人漸漸趨向於有組織的運動，於是有復社的產生。

社事之起，本是一種「以文會友」的結社，沒有政治的意味。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太倉名士張溥把當時南北幾個有名的社結合成一大社，定名復社，取

興復古學之意。(注十二) 他們的組織是依府縣的區域，每地推擇一人爲長，管糾彈要約的事。第一次的同社錄裏已有十幾省的社員，可見他們聲勢之大了。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張溥在蘇州召集虎邱大會，「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觀者甚衆，無不詫歎，以爲三百年從未一有此也。」(注十三)

後來復社的勢力日大，不但把持地方政事，還時時干預中央政局。當時仇視復社的人曾有「使士人不入社，必不得進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的話。但張溥和社中的正人確有意利用這種政黨的組織做點滿人意的事故，他們設法擁戴前宰相周延儒，(注十四)使他再起當國。但周延儒再相的時候，張溥就死了；社中只靠一個陰險的大政客吳昌時，(注十五)做黑幕中的運動，後來終致失敗。周延儒與吳昌時都不免一死，他們死後的第二年，明朝便亡了。

一個文學的結社在十幾年之中居然做到可以去留宰相的地步，不能不算

是中國史上僅見的事。明亡之後，社局的勢力還不曾完全消滅；社中人的子弟在清朝初期頗占勢力，許多名臣多出其中。後來禁網漸密，文字之獄屢起，結社的事遂絕。

(注一) 明神宗二十多年不臨朝，官缺了也不補人，元旦朝會，朝堂上竟寥寥沒有幾人。這時鴉片初入中國，很有人說他這樣怠荒，便是中的鴉片毒。

(注二) 神宗時政府的官吏，因為皇帝不大視朝，進退轉無所憑，只要言路一攻，無論何人便只好自己去職。因此，言路之權乃大重，而爭位的人當然要與言路結納了。

(注三)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由萬曆進士官吏部文選郎，以會推閣臣忤旨，削職歸。講學一宗，朱、學者稱涇陽先生。傳列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注四) 東林書院本是宋楊時講學之地，顧憲成與弟允成倡議重修，遂復舊觀。

(注五)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他們繼顧憲成之後，講學東林，最負高名。一時清流，竟比之漢末三君呢。孫傳在明史卷二百二十四，鄒傳、趙傳都在明

史卷二百四十三。

(注六) 神宗時，延臣各種私黨，爭持權利。如國子監祭酒湯寶尹與諭德顧天竣都收召門徒，干預時政。當時人因湯是宣城人，願是崑山人，便叫他們做宣崑黨。

(注七) 當時言路又分三黨：一是齊黨，元詩教等爲魁，而燕人附之；一是楚黨，宮應震爲魁首，而蜀人附之；又一是浙黨，姚宗文等爲首領。

(注八) 神宗欲立鄭貴妃所生的常洵爲太子，後來格於羣議，仍立長子常洛。不多幾時，忽有一男子持挺闖入東宮，打傷守門的內侍。捉住審問，自言姓張名差，供稱是鄭貴妃宮中的太監叫他做的。因此，連及鄭妃之弟鄭國泰。後來雖未株連多人，而朝臣竟大鬧意見。這便是「挺擊」之案。神宗死，常洛即位，便是光宗。不久他便病了，醫藥都不見效驗。鴻臚寺丞李可灼進呈紅丸一顆，光宗吞服後，明天就死了。於是有人主究辦可灼，有人主不加深求，爭議又起。這便是「紅丸」之案。光宗死後，熈宗即位，年僅十六，光宗的選侍李氏，也跟着住在乾清宮，不肯遷讓。御史左光斗上疏力爭，李選侍才移居曦鸞宮。當時也有人主不贊成屢疏逼搬的，自然又麻煩起來了。這便是「移宮」之案。

(注九) 魏忠賢，肅寧人，初名李進忠，熹宗時掌東廠，勢饒薰灼，復姓賜名。黨羽極盛，有文臣五虎，武臣五彪，及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未敗時，生祠徧天下，俱是乾兒義孫所建。傳在明史卷三百五。
(注十) 魏忠賢逮殺的東林人物，爲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端、顧大章、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等十二人。此外涉嫌被害的也不少。

(注十一) 東林被禍的諸人，在獄裏日受拷逼，逼完誣陷的贓款；那時別無他法可以伸訴，只靠着一班仗義的朋友奔走募款，替他們繳納。這當然不能算是有組織的運動。

(注十二)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有傳。他結合復社的宣言這樣說：「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媮，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力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爲有用。」可見他初起時也只以興復古學相號召。

(注十三) 見吳偉業復社記略。

(注十四)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進士，於崇禎初拜大學士。旋爲溫體仁所排擠，引疾歸。再

相後，適清兵略山東及近畿，他便自請視師。但不敢戰，惟與幕客虛張捷報而已。清兵去後，論功加太師。不久，被劾十大罪，削職賜死，籍沒家產。明史名列姦臣傳，在卷三百八。

（注十五）吳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爲東林効奔走。周延儒極信用他，他便勾結廠衛，把持朝官，曾以年例出言路十人於外省。及延儒敗，他竟棄市。事略附周傳中。

大 學 院 審 定

新 時 代 初 中 教 科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綜 合 編 制

二 民 主 義 教 本 三 冊 各 三 角
 鄒 卓 立 編 本 書 三 冊 上 冊 敘 述 中 山 先 生 一 生 奮 鬥 的 歷 史 和 三 民 主 義 產 生 的 時 代 背 景 並 概 括 說 明 三 民 主 義 所 包 含 的 內 容 全 部 中 冊 以 闡 明 三 民 主 義 的 思 想 系 統 為 主 下 冊 以 闡 明 實 現 三 民 主 義 的 革 命 方 法 為 主

三 民 主 義

三 冊 各 三 角 五 分
 胡 愈 之 等 編 本 書 第 一 冊 為 民 族 主 義 第 二 冊 為 民 權 主 義 第 三 冊 為 民 生 主 義 全 書 根 據 孫 中 山 先 生 所 著 三 民 主 義 及 中 國 國 民 黨 歷 次 所 發 表 的 黨 綱 宣 言 編 制

* 國

五 冊 六 冊 各 五 角

陳 彬 蘇 等 編 本 書 所 選 教 材 純 為 積 極 的 其 涉 於 消 極 的 作 品 一 概 不 錄

△ 加 * 符 號 各 書 在 審 查 或 送 審 中

* 本 國 歷 史 教 本

二 冊 各 五 角
 王 鍾 祺 編 吳 敬 恆 校 本 書 的 撰 集 著 眼 在 整 個 民 族 的 立 國 精 神 不 受 朝 代 的 拘 牽 取 材 方 面 在 古 代 則 注 意 學 術 思 想 的 流 變 和 制 度 風 俗 的 由 來 在 近 代 則 注 意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入 和 國 民 革 命 的 發 展

* 世 界 史

二 冊 二 角 五 分
 王 恩 爵 編 本 書 取 材 係 根 據 史 的 定 義 和 世 界 史 的 定 義 以 可 以 說 明 各 民 族 進 化 的 途 徑 及 史 蹟 的 因 果 與 其 相 互 關 係 者 為 主 要 材 料

本 國 地 理

二 冊 二 角 七 分
 劉 虎 如 編 本 書 分 上 下 兩 冊 上 冊 概 說 自 然 人 文 之 狀 况 下 冊 分 述 地 方 之 情 形 至 於 三 民 主 義 之 真 意 建 國 方 略 之 計 畫 亦 儘 量 採 入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 時 代 史 地 叢 書

本館近為適應時代潮流起見，特編輯新時代史地叢書一套。每冊均由富有研究者擔任編輯，並請專家負責校訂，全書由蔡元培、吳稚暉、王岫崖三君主編。關於社會進化、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國際運動、國際問題、各國現狀、政黨政治、各種政策、國際戰爭、各國革命以及外交、經濟地理等，莫不分別門類，輯成專著，加以系統的編制。全書十二類，分八十種，已出左列多種：

- | | | | | | |
|----------------|------|---|------------------|---|---|
| 中國民族志……………張其陶 | 五 | 角 | 日俄戰爭……………呂思勉 | 五 | 角 |
| 中國國民黨史……………華林一 | 五 | 角 | 現代政治思潮……………薩孟武 | 四 | 角 |
|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黃季先 | 二册一元 | | 國際聯盟……………夏渠 | 三 | 角 |
| 中日外交史……………陳博文 | 五 | 角 | 世界各國新社會政策鄭 | 五 | 角 |
| 中法外交史……………東世澂 | 五 | 角 | 社會主義史……………趙爾坪 | 五 | 角 |
| 中俄外交史……………陳博文 | 五 | 角 | 世界各國新經濟政策鄭 | 五 | 角 |
| 中美外交史……………唐慶堃 | 三 | 角 | 實業革命史……………林子英 | 五 | 角 |
| 英國現代史……………賀昌羣 | 五 | 角 |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張輔良 | 四 | 角 |
| 法國現代史……………金兆梓 | 四 | 角 | 各國勞工運動史……………林定平等 | 五 | 角 |
| 土耳其革命史……………柳克述 | 五 | 角 | | | |

唐中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初級中學用

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二册

上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王 鍾 麒

校訂者 吳 敬 恆

發行兼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N.一九五〇自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